



#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七四三三 次会议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朱达先生/卡瓦夫人 ..... (约旦)
- 成员：
- |                     |             |
|---------------------|-------------|
| 安哥拉 .....           | 卢卡斯先生       |
| 乍得 .....            | 谢里夫先生       |
| 智利 .....            | 奥尔古因·西加罗亚先生 |
| 中国 .....            | 刘结一先生       |
| 法国 .....            | 德拉特先生       |
| 立陶宛 .....           | 穆尔莫凯特女士     |
| 马来西亚 .....          | 扎因丁先生       |
| 新西兰 .....           | 施瓦尔格夫人      |
| 尼日利亚 .....          | 拉罗先生        |
| 俄罗斯联邦 .....         | 丘尔金先生       |
| 西班牙 .....           | 伊瓦涅斯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
| 美利坚合众国 .....        | 鲍尔女士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

### 议程项目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 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5/264)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15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执行情况情况的报告（S/2015/264）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各位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女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特使安杰利娜·若利·皮特女士以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埃瑟琳·库桑女士。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264，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阿莫斯女士发言。

**阿莫斯女士**（以英语发言）：自我约3年前首次就叙利亚问题向安理会通报情况（见S/PV. 6790）以来，我们多次坐在本会议厅内，我们见证了该国境内暴力不断升级、绝望不断加剧的局面。每一次，我都谈到，暴行接连不断，侵害行为接连不断，苦难接连不断。尽管安理会一致认定，这一冲突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令人震惊，并通过了三项决议，要求保护平民和给予充分人道主义准入，但叙利亚政府以及武装恐怖团体继续实施杀戮、致残、强奸

和酷刑等行径，并将叙利亚带入几年前似乎不可想象的新低谷。

人们对有关数字已经变得麻木，而这些数字每天都本应撼动我们的集体良知，并促使我们采取紧急行动。迄今已有22万多人丧生，另有100多万人受伤。有760多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并有近400万人在各邻国寻求避难。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也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离开——那些在地中海淹死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必须终止那种对无谓暴力无动于衷的态度，以及明显存在的冷漠心态。在该国某些地区，暴力持续升级。仅在过去几周，伊德利布就有远远超过10万人因战斗而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是第二次流离失所。有1 500多人受伤，而不到一个月前还在运行的三所医院现在无一在运作。那些寻求医疗救助的人无处可去。

尽管安理会齐心协力清除和销毁化学武器，但有新的指控说，在伊德利布，有人再次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在阿勒颇，平民也继续遭到来自空中和地下不分青红皂白的火力射击。有人向阿勒颇市内反对派控制地区投掷了桶装炸弹。政府控制区内也发生了“隧道炸弹”爆炸。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平民。

安理会已经听取关于耶尔穆克难民营内情况的通报。耶尔穆克难民营曾经是叙利亚人慷慨好客的象征，难民和收容难民的社区在那里曾比邻共处。今天，人们的绝望程度达到了新高。该国其他地方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持续遭到围困。他们每天都在挣扎求生，因为他们持续陷于困境，受到集体惩罚，而我们却无能为力。获得充分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仍然是优先事项。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虽然自己时常面临巨大风险，但仍在该国各地尽最大努力作出反应，包括开展跨界行动。3月26日，一个由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志愿者组成的小组在拉斯坦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时遭到一个非国家武装团

体的短暂关押。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继续禁止提供援助，而在本月甚至还阻止为成千上万名五岁以下儿童提供小儿麻痹症疫苗。

叙利亚政府终于批准让若干机构间车队进入并进行至关重要的粮食和教育评估，但提供援助继续受到制约。这限制了我們提供援助的能力。上个月，我呼吁安理会提醒叙利亚政府安全部队，必须允许车队提供一切援助，特别是医疗和手术用品。尽管我们发出了这些呼吁，并获得了文职当局的批准，但政府安全部队再次从开往霍姆斯省拉斯坦的卡车中拿走了所有手术用品，致使民众无法获得亟需的治疗。

在第2139（2014）号决议中，安理会表示，它打算对不遵守该决议的行为采取进一步措施。14个月后，令人震惊的不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最基本规则的行为继续发生，并且完全未受到追究。未能制止这一暴力，既损害了安理会的公信力，也削弱了人们对国际社会认真履行职责的信心。各方为人道主义援助认捐了数十亿美元，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叙利亚人民理所应当要求我们做得更多。他们要求我们制止这场蹂躏他们国家并毁灭生命和生计的战争。

我呼吁安理会认真审视它所能采取的一切可帮助制止叙利亚境内暴力、制止违反国际法行为、保护平民和确保人道主义准入的办法。一些选项实际上比较困难，另一些则具有争议，但鉴于普通叙利亚人必须面对的状况，我请安理会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它应当要求停止袭击教育和卫生设施，让学校和医院成为和平区。这符合第2139（2014）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第10段

“要求所有各方实现医疗设施、学校和其他民用设施的非军事化，避免在居民区建立军事阵地，不对民用物体发动攻击”。

第二，安全理事会应当赋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明确授权，具体研究被

困民众的处境以及医疗和教育设施被军事化问题和它们遭受袭击的责任。应当通过派遣实况调查团来开展这项工作。

第三，安理会应当授权谈判人道主义间隙和平静日问题。

第四，它应当向犯罪人发出明确信息，即他们的罪行不会不受惩罚，并向叙利亚人民表明，对他们犯下的罪行会被依法惩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已要求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第五，它应当就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不尊重必须开展的人道工作的行为实施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

安理会对叙利亚人道局势给予了很大关注，但无论我们作出什么努力，人道主义都不是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政治对话，减少并最终制止暴力。然而，叙利亚以及为国际社会承担如此沉重负担的邻国所拥有的时间不多了。这是一场有可能导致全球影响的危机。我请安理会拿出与危机相称的、响应程度的大胆和勇敢的对策。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阿莫斯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古特雷斯先生发言。

**古特雷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们大家都渴望看到一线希望和一些好消息，但自我上次向安理会通报情况（S/PV.7394）以来，局势只是变得更糟糕了。叙利亚冲突在区域所造成的“溢出影响”正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相互联系的危机目前已导致1400万人流离失所。邻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正在增加。因此，我们看到企图逃离这场冲突的叙利亚人受到保护的空間不断缩小。该地区的安全问题导致采取了边界管理措施，而这些措施也限制了难民抵达安全处所的可能性。

我作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有义务请求各国政府继续让平民寻求保护，但冲突和由此导致

的难民涌入，在没有足够国际声援的情况下，对邻国造成了巨大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东道疲劳症日益严重——约旦大使在我们就此问题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上表达了这一看法——以及一些地区对难民实行了更苛刻的政策。冲突拖得越久，当地家庭就越难以应对，这导致民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我们作为人道机构正在竭尽所能，但我们能够提供的东西与需要完全不成比例。整个地区的生活条件都在恶化，就连满足最基本人道需要的国际支持都不够。我们的特殊伙伴世界粮食计划署被迫将其粮食券方案削减30%，这对难民家庭造成了深远影响。比如，我们自己在约旦开展的现金援助方案，就只是针对处境最危险的人，但目前的资金水平让我们只能为22 000户家庭提供援助——即便采用最严格的标准，这也不到有资格的家庭的三分之二。鉴于约旦约有10万户城市难民家庭生活生活在赤贫线以下，这些干预措施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危险的应对机制正在增多，越来越多的家庭被迫送子女去工作或是将少女嫁人。关于难民为了生存而卖淫的报道也越来越多。

由于邻国状况不断恶化以及难民日益绝望，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企图以危险方式偷渡地中海。单是在这个月，溺死者人数就为2013年全年的两倍。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欧洲恢复强大的搜救能力，重点突出海上救生问题，打击走私者和贩运者，为需要保护的人提供获得安全的更多法律渠道。这些渠道包括扩大重新安置、人道主义收容、灵活的签证政策、家庭团聚或是学术和担保计划。只有通过真正的国际合作，才能解决不堪承受的地中海悲剧。我衷心希望昨天在布鲁塞尔宣布的措施能够成为欧洲采取有效集体行动的第一步。

有一点是清楚的——地区局势已完全难以为继。在去年摩苏尔和提克里特遇袭导致伊拉克戏剧性卷入叙利亚冲突之后，我不知道下一个扰乱性冲击将发生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它会发生，而且事态有可能变得更糟糕。我们大家都知道，归根结

底，阻止这一情况发生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冲突的政治解决。这是无法回避的，对叙利亚各方拥有影响力的所有国家早就应该搁置分歧，一起为制止战争创造条件。但是，只要尚存一线希望，我们今天就必须尽可能地防止区域局势进一步恶化——否则，这种恶化就有可能无法逆转。

首先，必须处理眼下的一些优先问题，即为难民和脆弱的收容社区提供更多人道援助，以及制止地中海上骇人的生命损失。其次，必须大幅增加对邻国的支持。上个月在科威特宣布的为《区域难民和复原力计划》所提供的资金是表明希望的重要信号，现在必须予以迅速发放。但是，收容国政府提出的结构性投资方案，也必须从国际社会获得发展资金。这要求从根本上审查发展合作政策。因为黎巴嫩和约旦是中等收入国家，所以不允许世界银行为其提供赠款，来帮助应对它们遭受的严重人口冲击。我们需要纠正全球发展合作架构中的这一不足以及其它严重不足。

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政策的最重要对象应当包括不仅收留大量难民，而且也属于区域稳定基本支柱并成为确保国际社会集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的国家。这不仅是指叙利亚邻国，而且也是指像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这样的与尼日利亚东北部接壤的国家，或是索马里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些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事实，不应使其被排除在这一优先范围之外。

世界银行目前正在探讨将双边赠款与其通常提供的贷款结合起来，向黎巴嫩和约旦提供大规模优惠资金的各种可能性。如果这种战略转折得以实现，它可发挥重要作用，帮助这些国家渡过难关，甚至扶持一种有助于难民自力更生和经济参与的更加积极的态度。我非常希望随着今年晚些时候各国政府汇聚一堂，参加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以及七国集团年会等论坛，这些建议和其它建议将得到支持。现在到了根据当今已发生根本变化、冲突、稳定以及发展彼此关联的现状做出调整的时候了。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难民危机日益旷日持久的性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最终的优先目标仍是根据多数难民的意向，安全和有尊严地自愿遣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叙利亚人来说，这种选择眼下并不存在。与此同时，叙利亚的邻国需要足够的帮助以处理难民涌入带来巨大的经济、人口以及财政影响。土耳其做出的使叙利亚人不仅享有免费教育和保健而且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非凡努力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随着在该区各地得到更多支助，我们可帮助扭转难民的处境，从依赖和不可持续变为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使其能够为接纳他们的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东局势是一种有可能扩散和转移的癌症。如果情况继续如此，我们有可能看到未来的事态发展不按照我们的意愿而失去控制，带来日益危险的全球性后果。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声援首当其冲受该危机影响的民众的问题，而是一个维护我们自身的根本和确保我们共同利益的问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古特雷斯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吉丽娜·朱莉·皮特女士发言。

**朱莉·皮特女士**（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愿感谢约旦外交大臣阁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同事。

自2011年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我已11次访问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土耳其以及马耳他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我唯愿我曾经谋面的一些叙利亚人今天可以来到这里。我想到我最近在伊拉克一个难民营遇到的母亲，她会告诉安理会，在年幼的女儿被武装分子从家人身边夺走并被作为性奴隶之后，努力活下去是什么感觉。我想到哈拉，一个生活在黎巴嫩帐篷里的六名孤儿中的一个。她可以告诉我们，妈妈死于空袭、爸爸失踪后，她以年仅11岁的身躯担负起喂饱一家人肚皮的责任是什么感觉。我

想到艾曼先生，一名来自阿勒颇的医生，他眼睁睁地看着装满数百人的走私船倾覆，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被地中海吞没。他可以告诉我们，想方设法保护亲人在战时的安全，却在所有其它选择失败后在绝望寻找安全的途中痛失这些亲人是什么感觉。

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叙利亚人都会比我更有说服力地讲述这场冲突。近400万叙利亚难民成为与其无关的冲突的受害者。然而，他们却遭受污名，遭人遗弃，被视为负担。所以，我在此为他们代言，因为这里是他们的联合国。在这里，所有国家和民族，从最小和最破败不堪的会员国到自由强大的会员国，都是平等的。联合国的宗旨是预防和结束冲突，把国家团结起来，找到外交解决办法并拯救生命。我们在叙利亚没有做到这一点。

冲突的责任在于叙利亚境内的交战各方，但是，国际社会内部的分歧与寡断使安全理事会无法履行其职责而使危机恶化。2011年，我见到的叙利亚难民充满希望。他们请我告诉世人他们的经历，相信真相本身就足以确保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当我再次来到该国时，希望变成了愤怒，一个男人抱着他幼小的婴儿，愤慨地问我，“这是恐怖分子吗？我的儿子是恐怖分子吗？”在我2月份的最后一次访问中，愤怒已消退而变成无奈、悲痛以及苦涩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叙利亚人不值得拯救？”

身为卷入这场冲突的叙利亚人就如同被排除在所有保护无辜生命的法律与原则之外。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酷刑、饥饿以及把学校和医院作为目标，然而，这些罪行每天都在叙利亚发生。安全理事会有权处理这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但是却不使用这些权力。联合国采纳了“保护责任”的概念，即当国家无法保护其民众时，国际社会将不会袖手旁观。然而，我们在叙利亚正袖手旁观。

问题不在于缺少信息。我们了解亚尔穆克、阿勒颇和霍姆斯所发生情况的痛苦细节。问题在于缺乏政治意愿。我们无法正视叙利亚和从优柔寡断灰烬中产生的罪恶，同时却认为这并非世人未能

保护和捍卫无辜者的最差实例。我是作为一个13年来为身为联合国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的人说这一席话的。我认为，人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联合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如此众多的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保护以及教育。但是，所有这些善举因为在叙利亚发出的信息而受到损害，即：可以无视法律，可以使用化学武器，可以轰炸医院，可以阻挠提供援助，让平民忍饥挨饿，并且不受惩罚。

所以，我代表叙利亚难民，向国际社会发出三点呼吁。第一是呼吁团结。现在到了安全理事会采取一体行动以结束冲突、达成为叙利亚人民伸张正义和进行问责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今天在此看到约旦、西班牙和马来西亚派出部长级代表与会，这令人深受鼓舞。但是，我想我们都希望看到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外长来到这里，把努力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作为一个紧急事项。过去数月中，我们看到在该区域其它地方进行了密集的外交努力。现在，让我们看看对于叙利亚人来说有哪些可能性。这些辩论会是重要的，但是我还敦促安全理事会访问叙利亚难民，亲眼看看他们的痛苦和危机对区域的影响。这些难民无法来到安全理事会，所以我恭敬地请安全理事会前往看望他们。

第二，我赞同关于叙利亚邻国提供支持的话，它们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看到数千计名难民在世界最富有大陆的家门口溺水身亡令人痛心疾首。如果不是彻底绝望，没有人会这样拿自己孩子的生命冒险。即使我们无法结束冲突，我们也有无法推卸的道义责任，帮助难民并提供合法渠道使其到达安全地带。

第三，那些系统制造性暴力者的野蛮行径必须得到国际社会更加严厉的回音。我们必须发出将严肃追究此类罪行责任的信息，这是建立威慑的唯一希望。所以，根据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我呼吁各会员国现在开始筹备，以便叙利亚妇女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享有充分的代表权。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最后一点较为宽泛的意见来结束我的发言。叙利亚危机表明，因为我们未能找到外交解决方案而导致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数百万人陷入流亡、无国籍和流离失所的状态。目前有5 2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许许多多被排斥的人。尽管我们优先着眼的必须是结束叙利亚冲突，我们也必须扩大我们的讨论范围，讨论这个更广的问题。决定我们时代的将不是危机本身，而是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如何团结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朱莉·皮特女士所作的发言。

我请Cousin女士发言。

**Cousin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你让全世界再度关注当前叙利亚冲突的受害者。

自危机开始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就一直努力满足叙利亚境内400万人和境外190万人每天的粮食和营养需要。我在2012年第一次访问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当时，粮食署正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在那里一道努力，为新抵达的难民提供热餐，同时为当时居住在难民营的17 000名叙利亚人提供每月的口粮。我走进难民营时，见到了为寻求栖身之所、粮食和安全，背着小孩长途跋涉的妇女。我见到了已经几周或几个月都没有去上学的孩子，这是在2012年。我见到了家中的丈夫们，他们感到愤怒，因为冲突迫使他们离开田地，抛下他们的牲畜和小生意，他们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现在只能靠排队领取食物、饮水和面饼来填饱家人的肚子。

我们认识到面饼在叙利亚家庭饮食中的重要性，因此，除每天的口粮外，我们还开始每天烘焙并发放13万份皮塔饼。我走在难民营中，一名男子开始尾随我，并用阿拉伯语朝我大喊。我请翻译告诉我那个男子在叫喊什么。他开始更大声地叫喊，并把手里的一小块饼捏得粉碎。翻译说：“他对面饼感到愤怒。他问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吃这么难吃的饼。”我说：“问一问他，饼有什么问题。”那名男子再次冲我大喊，这时人聚得越来越多：“这

是约旦饼，不是叙利亚饼。”他喊道：“这不是我们的饼，这饼很糟糕。”我说：“问问他，他在叙利亚是做什么的。”他说：“我在叙利亚是烤饼的。”

目前，粮食署的叙利亚应急小组正在该地区开展工作，以便妥善满足叙利亚危机大多数脆弱受害者的粮食和营养需要。我们正在叙利亚境外，在五个难民接纳国中为像扎塔里这样的难民营中的难民服务，也为由社区邻里接纳的难民服务，此外，我们也在叙利亚境内，为身处反对派和叙利亚政权控制地区，也就是叙利亚全国各地的流离失所者服务。

安理会成员知道，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受害者就会越加脆弱无助。人们忍饥挨饿，营养不良，并且因此死亡，此外，儿童发育不良，无法获取营养的人承受健康状况恶化的长期后果，并且感到深深绝望。在叙利亚境内最优先提供服务的地区，流离失所的人口最为集中，这些人没有谋生手段，没有收入，也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

冲突开始之前，叙利亚是一个纯粮食出口国，但是，旱灾和冲突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粮食。粮食生产变得困难，进口也变得困难。在叙利亚境内，小麦的价格是危机前的两倍，米的价格是四倍。面饼价格上涨了55%。因此，对很多人来说，粮食常常无法获得。约有680万人需要至关重要的粮食援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多万人。

粮食越来越没有保障，饮水和卫生服务也遭到破坏和削弱，导致严重的营养危机。有400万叙利亚妇女和儿童需要预防和治疗性营养服务。家庭面临并作出不可思议的决定，为的是寻找和获得食物。父母让孩子辍学去找活干。粮食已成为嫁出年幼的女儿，或交出孩子，让他们参加武装团体时讨价还价的一部分内容。甘地说过：“对一个饥肠辘辘孩子的母亲而言，看到一片面包就像是看到了神。”甘地说得很对。我们不应让武装极端分子来提供这片面包。

我们定期监测情况，以确保粮食署的粮食得到妥善发放。尽管我们小心谨慎，但确实发生了一起被广泛报道的事件——粮食署有少量粮食遭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盗走分发，并在社交媒体上被大肆宣扬。在叙利亚境内，协商人道主义准入，以便在被围困地区发放粮食并进行监督，会涉及多达50个方面。确定走哪条线路，什么时间出发，提供的粮食数量，甚至要避开的地雷——讨论这些问题需要10天到10个月的时间。我们今天可以去到的地方，常常明天就无法前往。伊德利布和腊卡的一部分地区曾经可以定期进入，现已无法进入。我们已有一年多无法进入莫达米亚。

安理会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经常性越过分界线和边境提供粮食。事实上，仅上个月，我们利用第2165（2014）号决议提供的过境点，得以为额外52.8万人提供粮食。扩大越境活动不仅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安全跨越边境，还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财政资源。我们2015年的计划是为叙利亚境内400万人和境外210万人提供服务，但目前，资金不足正在威胁这一已经有限的援助。目前承诺的资金没有反映这场长期冲突的人道主义需求。正如高级专员指出的那样，由于资金不足，我们不得不把在叙利亚境内提供的家庭粮食篮减少了30%。这产生了严重的潜在营养影响，并且导致蛋白能量营养不良。

资金短缺还限制了与儿基会一道开展的计划，这些计划旨在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服务，并且提供综合学校餐方案。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学校餐，让儿童回到学校并把他们留在学校中，我们将失去向他们传授与这场冲突给他们所产生的不同的经验教训的机会，对他们的未来以及地区的未来产生破坏性影响。

正如安理会知道和高级专员所强调的那样，叙利亚难民危机威胁整个地区的稳定。在五个邻国，特别是在约旦和黎巴嫩，难民正在与他们的东道国争夺住所、就业、饮水和粮食。我必须提醒安理会，如果我们减少提供粮食的行动，我们将削弱稳定。我们在把国际社会的负担转移到接纳社区和

东道国政府身上，也就是像约旦这样的社区身上。在这些地方，地区粮食券方案已严重受限，这种方案为受益者提供选择，并为接纳社区中的商户提供现金。约有19万叙利亚难民生活在赤贫之中，他们每人每月获得价值28美元的粮食援助。由于资金不足，我们被迫把对另外近25万生活在赤贫中难民的援助减少了一半。现在，这些人不得不试着靠每月每人14美元来养活家人，他们购买营养食物的能力受到限制。

我们在黎巴嫩也削减了服务，在那里，难民危机增加了失业人口，并使国家的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服务捉襟见肘。有针对性的捐助资金减少，迫使我们不仅减少了接受服务者的人数，还减少了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援助的数额。我们也将减少在埃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的接受服务人数。今后几个月中，整个地区将有40万难民完全无法获得粮食援助。当我们宣布减少在约旦的援助时，我们的热线被打爆。

每天都有数千呼吁电话——来自资源用尽、感到被我们大家遗弃的家庭的电话。一名妇女说：“如果我不能让我的子女吃上饭，我就不能呆下去。”像她这样的家庭开始考虑曾经不可想像的办法，如返回叙利亚或试图非法且危险地跨越地中海前往欧洲。没有可靠的粮食供应，人们很容易成为人口贩子和极端分子的目标。没有可靠的粮食供应，该区域和那里的儿童处于危险之中。

冲突在看不到政治解决中继续肆虐。在叙利亚境内，我们要求各方——政府和反对派团体，以及各武装行为体——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通道。我们还要求安理会提供支持，因为尽管在安理会和各会员国推动下准入方面有了重要改进，但我们还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我们必须保持基本的救命粮食渠道和营养方案，我们还必须确保满足叙利亚儿童的营养及教育需求。为了防止缺乏获得粮食渠道演变为政治问题，危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增加而非减少粮食和营养援助的资金投入。

在我们拿出将创建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必须充分落实将给该区域带来希望及稳定的人道主义解决方案。否则，今后数十年我们都将不安。我们不能让作父母的在没有粮食的区域——没有和平的区域——抚养他们的子女。我们不能袖手观望作父母的让他们的子女退学，去寻找粮食、工作或躲避武装团体的保护。我们不能期望作父母的在扛枪易于读书的区域抚养子女。没有安理会的支持，就不会有粮食保障，没有粮食保障，就不会有安全。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库桑女士通报情况。

在安理会成员磋商之后，我受权代表他们发表以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回顾其第2042（2012）、第2043（2012）、第2139（2014）、第2165（2014）、第2175（2014）、第2191（2014）号决议以及2011年8月3日和2013年10月2日的主席声明。

“安全理事会重申它对叙利亚和其他所有受叙利亚冲突影响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对《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

“安全理事会深感不安的是，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迅速严重恶化，冲突开始后已有220 000多人丧生，其中有1万多名儿童；大约一半的人口被迫逃离家园，包括390多万人在邻国避难，其中有近210万人为儿童；叙利亚境内有1 220多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被困的440 000名平民。

“安全理事会要求叙利亚国内冲突的所有各方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重申叙利亚国内冲突各方，特别是叙利亚当局，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为其规定的有关义务并尊重人权，再次要求它们立即全面执行



安理会第2139（2014）、第2165（2014）和第2191（2014）号决议的规定，特别是协助扩大人道主义救济行动，协助立即越过边界和冲突线把人道主义援助送到边远和被包围的地区。

“安全理事会感到不安的是，叙利亚危机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威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对邻国产生各种影响，并致使数百万叙利亚人进入这些国家，安理会呼吁处理叙利亚冲突进一步蔓延到邻近国家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还呼吁国际社会在接到收容叙利亚难民国家的请求时，提供协调一致的支持，以消除合理的安全关切，确保收容社区和难民的安全保障，反对激进化，包括提供协助以有效管理边境和采取内部安全措施。

“安全理事会再次深切感谢该区域各国，特别是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做出令人钦佩的重大努力，安置叙利亚难民，并意识到危机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费用和多方面的挑战。

“安全理事会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叙利亚危机对邻近国家的社会、人口、环境和经济产生影响，加重了困境；加剧了有限的资源和保健、水、环境卫生、住房、能源和教育等基本社会服务的紧张；增加了失业；减少贸易和投资；影响区域稳定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强调，难民流入给收容国教育系统带来负担，需要追加资源来帮助未进入学校系统的600 000名儿童获得优质教育。

“安全理事会着重指出，如果不适当处理叙利亚冲突、难民危机和收容国的需求等问题，该区域的不稳定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必须为应对难民危机的人道主义和发展对策提供资金，支持各国的应对计划，满足难民营和城市地区难民、特别是妇女

和儿童的人道主义需求，通过建立能力和提供技术支助来加强收容国和收容社区的应对能力，以此来实现该区域的稳定，防止激进化，消除恐怖主义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威胁。

“安全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和区域危机作出的反应仍然无法满足收容国政府和联合国评估确定的需求，敦促所有会员国根据分担的原则支持联合国和该区域各国，包括采用中长期对策来减轻对各个社区的影响，提供更多、更灵活和更可多年预测的资金，并加强重新安置工作，为此注意到2014年10月28日的《柏林公报》。

“安理会成员敦促捐助方、国际金融机构及联合国机构考虑能切实满足受叙利亚冲突影响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特殊需要的筹资工具，消除叙利亚冲突对邻国产生的重大结构性影响。

“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遵守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促进和保护所有受危机影响的人的人权，遵守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指导原则，欢迎收容国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敦促会员国继续帮助它们的这一努力。

“安全理事会欢迎第三次叙利亚问题国际人道主义认捐会议2015年3月31日在科威特慷慨主办下召开并认捐36亿美元，促请所有会员国及时支付认捐款。

“安全理事会强调，如果问题得不到政治解决，人道主义局势会继续恶化，它表示全力支持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重申叙利亚当前危机的唯一持久解决办法是启动一个由叙利亚领导的满足叙利亚人民合理愿望的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全面执行被认可为第2118（2013）号决议附件二的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公报》。”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PRST/2015/10。

我现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在今天这次关于叙利亚可悲局势的特别会议上，我必须指出，我国约旦哈希姆王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而且如今依然是我们区域各国的安全庇护所，当它们遭遇战争或灾难时，我们都收容来自它们的流离失所者，

今天的会议恰逢叙利亚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在过去四年里，我们目睹杀戮、破坏、恐怖主义和无法无天现象出现升级，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人在本国境内和境外逃亡。我们约旦正处于这场危机的前沿，我国境内的难民目前已增至150万人，尽管在危机爆发前约旦境内就已有75万叙利亚人。这一总数相当于约旦总人口的21%。

这场危机迄今已持续四年之久，而且仍然没有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这种情况无疑已造成约旦无力应对危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而必须竭力去应付需要长期收容的大批难民。这种状况给我们造成了多方面影响，在基础设施、各种服务、教育、卫生、能源和供水方面影响到约旦社会和国家机构，给我国本已有限的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我们看来，寻求政治解决办法一直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特别是就人道主义援助和难民及流离失所者问题而言。这种政治解决方案应满足叙利亚人民的需求和愿望，并把他们引向一个新现实：叙利亚人民的所有不同群体均在恢复本国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流离失所者能够感到足够安全，愿意返回家园。

从教育部门可以看到约旦因收容难民而受到的显著影响。2014至2015年，我们收容了14万叙利亚学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导致我国整个教育部门的状况出现恶化。我们必须在学校采用“两班制”，以容纳如此多的学生，但即便如

此，数以千计来自叙利亚的学童无法入校上课，因为学校无力接收他们。

此外，自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约旦的用水量增加了22%。如安理会所知，我国是一个缺水国。

关于保健，我们的医院和公立医疗中心在2014年为70万叙利亚人提供了医治，比头一年增加了219 000人。

来自三个部门的这些例子也同样发生在约旦的其他部门，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这是一场与约旦人民和收容难民的国家有着密切关系的危机。这些情况导致难民和收容国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摩擦。它们导致失衡，从而威胁到收容社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可能使这一局势跨国界蔓延，转而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潜在结果的严重性迫使安理会认真考虑这些挑战和这些局势可能的发展。国际机构和捐助方不仅应该更有效地顺应难民的需求，而且也应该顺应各收容国在力求减轻难民潮涌入所造成的负担过程中的需求。

鉴于我们在约旦已经进入这场危机的第五年，我们继续为前来我国寻求避难的叙利亚兄弟姐妹提供服务。我们为他们提供可能的一切。我们是在以全人类的名义发挥这一作用。

整个人类同样对满足这些难民的需求负有责任。约旦政府已制定一项2015年应急计划并在评估难民和收容社区的需求方面采纳了最佳做法。他们的需求都已被纳入包括所有部委、联合国机构、捐助方与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单一计划。这项计划预计，我们今年的救援开支将为30亿美元。这项计划包括融资方面的备选方案，比如直接支助、信托基金和其他适合于这场危机具体需要的备选方案。我们已签署一项设立信托基金的协议，以应对叙利亚的危机并减轻需求增加所带来的负担。

处理叙利亚境外的难民与叙利亚局势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从危机一开始，约旦采用的办法就是旨在平衡约旦境内难民的需求和叙利亚境内叙

利亚人的需求。在这方面，我们已竭尽全力。借助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资格，我们有效地参与了通过关于为叙利亚境内的叙利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2191（2014）号决议。大批人道主义车队被派往叙利亚，但这些都是局部和临时的措施，将永远无法为解决叙利亚危机或难民问题提供全面的办法。正如我在发言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只有通过一项基于《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各项规定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达成一项持久的解决方法，以处理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危机发生四年之后，政治解决方法依然缺失，这迫使国际社会处理难民问题时用长远眼光看问题并考虑到收容国的发展需求，因为收容国的发展对于其收容难民的能力至关重要。约旦就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约旦感谢和赞赏所有为我们提供协助来担起收容难民负担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个人和机构。我们特别感谢科威特主办了三次会议，其目的的一方面在于呼吁国际社会负起它的责任，而另一方那个面在于扩大捐助方的机会，以便为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作出有效的贡献，直至难民自愿选择返回其家园。只有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这种情况才可能出现。我促请各位代表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朱达部长，我感谢你利用今天的会议专题讨论一场需要全世界迫切关注的危机。我也感谢我们的通报者，阿莫斯副秘书长、古特雷斯高级专员、库桑执行主任和若利特使所作的通报，朴实得体、内容有力而且令人极为感动。

美国还要赞扬兢兢业业服务于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工作在第一线，为受困于我们时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人们提供援助。4月3日在伊德利布，阿拉伯叙

利亚红新月会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找回死者尸体和为流离失所者准备居所时被杀害；总是有人在寻找各种方法，以便绕过似乎无穷无尽的障碍来提供维系生命的援助，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员工上个月在阿勒颇利用六个小时的停火时间越过战线，运送医疗物资，他们用手推车为5千人提供援助。这些人道主义工作者就是这样的人。

在德尔祖尔省，大约有22.8万居民被困在以包围这座城市并系统地切断人道主义通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为一方与以阻止他们离开的政府军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据报道称，4月13日，一名一岁大的婴儿活活饿死；非政府组织收到报告称，女童以性行为换取面包。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近几天设法三次将空运物资送达德尔祖尔省，这是近1年来这座被围困的城市得到的第一批救援物资，但各年龄段的居民仍处于饥饿的边缘。

德尔祖尔省的局势很可怕，但却并非独一无二。我们都很知道雅穆克的持续危机；那里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仍受围困，被切断了维系生命的援助。在雅穆克，政府军正在实施封锁，两年多来他们一直在这么做。自从几个星期前进入雅穆克以来，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武装团体通过进一步限制居民出入，更加重了他们的苦难。

正如几位通报者指出的那样，联合国估计，叙利亚有44万平民生活在大多数援助无法进入而大多数人又无法离开的被围困地区。上个月，生活在围困区的人中只有4%领到运送的粮食。接受医疗援助的不足三分之一，亦即生活在围困区的平民的0.3%。

围困只是用于阻止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到达急需者手中的一种战术。据联合国最新报告（S/2015/264）称，世界卫生组织九次请求向阿勒颇、德拉、伊德利卜和其他省份各地运送医疗援助，但都未得到该政权的答复。救命的医疗用品在仓库中等待运送，而有人却死在拥挤不堪、设备不

足的野战医院的手术台上、甚至家中，他们全都死于只要资源充足就能治愈的伤病。与此同时，19项预定到达遭受重创地区的机构间车队申请仍在等待该政权批准。许多申请已苦候数月，官僚程序上的延误加剧了苦难、甚至造成死亡。不答复联合国的申请能有什么样的借口呢？什么借口都没有。

此种战术表明安理会的要求与冲突各方、尤其是阿萨德政权的实地行动之间相差甚远。安全理事会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指示叙利亚所有各方应立即让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实施伙伴不受阻碍地将人道主义援助直接运送给叙利亚各地的人民。但是，该政权和伊黎伊斯兰国蓄意阻挠这种援助。伊黎伊斯兰国和该政权非但不履行其保护平民的义务，反而蓄意攻击平民以推行其意图。我们已经过了强调或悲叹这一持久差距的时候了。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消除这一差距。数百万叙利亚人的生存要求消除这一差距，更不用说安理会要说话算话了。我们的决议目前正遭到叙利亚政权的嘲弄。

从目前来看，必须允许援助物资到达围困区，且必须允许人们离开围困区。设想一下陷入困境的情形吧。只要设想一下身为父母且陷入困境的情形。国际监测至关重要，以确保离开围困区的平民，不像2014年2月14日发生的那样，被任意拘留、与家人分离，或者以任何方式遭受伤害，当时，数百人在离开被围困的胡姆斯市途经政府控制区时全部失踪。

叙利亚邻国在帮助那些在叙利亚境内陷入困境的人以及那些设法逃离了的人方面表现得非常慷慨。在近400万逃离叙利亚的人中，土耳其收留了高达170万名难民。黎巴嫩境内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叙利亚难民，前所未有地涌入这么多人，要求各国采取强有力措施来接纳新增人口。例如，在约旦，自620 000名叙利亚难民抵达之后，北方某些城市的人口已经翻倍，约旦政府与发展和人道主义团体合作，提出一项综合计划，以应对难民从医疗保健和教育到安全和饮用水不同的需求。

虽然叙利亚邻国接待的难民人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但我们强烈敦促这些国家保持边界开放，并放宽阻止最弱势者进入收容地点的各项限制。如果国际社会要让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叙利亚邻国做更多，我们就不能让它们独自承受收容数百万难民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除自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为支助难民方案和东道社区提供5.56亿美元外，我们于今年2月宣布，我们打算在今后三年里将每年的双边援助从6.6亿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因为这场危机产生了非常的需求，而且叙利亚邻国也表现出了非常的慷慨。

除帮助叙利亚邻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接待更多的流离失所叙利亚人。正如最近发生的涉及企图横渡地中海的难民——其中许多人是叙利亚人——的灾难所表明的那样，人们甘愿冒着巨大风险逃离在其国家发生的野蛮暴行。就在本周，土耳其海岸警卫队从一艘试图抵达希腊的沉船上救下了30名叙利亚人。

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与叙利亚人需要的援助相差越来越大。上月月底，秘书长与科威特政府一起召集了一次会议，为联合国应对这场危机所需的84亿美元筹集资金。为此目标只认捐了36亿美元。包括安理会成员在内的所有国家提供更多的实质性捐助极其重要，而且已经认捐的国家也必须立即实际兑现。美国上个月在科威特宣布新认捐5.07亿美元，这使得自危机开始以来我国对叙利亚的捐款总额达到32亿美元。今天，针对雅穆克发生的破坏性危机，我们宣布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追加600万美元的援助，既向数千名在雅穆克仍陷入困境的人，也向其他依靠该机构提供生命线的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提供紧急援助。

即使在我们试图弥补这些差距之际，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叙利亚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根本原因，这就是阿萨德政权：一个在继续用酷刑、毒气、桶式炸弹和饥饿对付其本国人民的政权；一个其野蛮行为助长伊黎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境内其他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兴起的政权；一个据叙利亚人权网

称仅上月便平均每日杀害五名儿童的政权。我们要清楚，伊黎伊斯兰国可以在明日消失，但该政权仍将阻止联合国车队、无视联合国的呼吁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对其监狱中的被拘押者实施酷刑以及用桶装炸弹和氯基化学武器袭击平民。与此类政权结为伙伴，不会帮助我们打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只会增强他们的吸引力。化解这场危机唯一可行的政治解决办法是，阿萨德不掌握政权。迫切需要且当然早该实施的是，为确保政治过渡在最高级别上形成政治推动力以及各方同心协力。

最后，《国家地理》杂志最近为来自叙利亚的青少年难民开办了摄影营——20名13岁至15岁的儿童在这里度过了一周的时间，使用照相机和文字讲述他们的故事。某些照片做成的幻灯片已上传，我敦促各位都看一看。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了叙利亚青年的证词——他们想要回家。一名参加者，14岁的阿卜杜拉，三年前从德拉逃到约旦。在完成一项自拍作业时，他拍了一张把脸遮住的照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匿名。在谈到他的未来时，阿卜杜拉说：

“我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并重建叙利亚，盖起一栋栋房子，盖最大的医院、最大的清真寺、最大的学校，建许多面包店，并且重建我们的家园。我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愿上帝保佑，我们将竭尽所能重建叙利亚。我们将使叙利亚成为最美丽的国家，并且恢复其生命力。”

阿卜杜拉和众多同辈的年轻人正等着回家和重建。谁会剥夺他们这一机会？有谁比叙利亚青年更能激励和团结我们这些安全理事会成员，去不懈地努力执行我们自己通过的决议，以便减轻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并为这一破坏性冲突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呢？

伊瓦涅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并祝贺主席国约旦使安理会关注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对其邻国的影响。这场危机的影

响不仅延及每个邻国，也对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因此，约旦面临的挑战影响到我们所有国家，我们必须集体推动提出对策。

我们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明确地确认并坚定地支持约旦、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国所作的各种非凡努力，以便接纳自摧毁叙利亚的这场冲突开始以来390万逃离家园的难民。他们包括60万基本需求和教育需求很少得到满足或根本得不到满足且需要立即得到关注的儿童。高级专员古特雷斯先生、其特使若利·皮特女士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库桑女士雄辩地描述了叙利亚难民的困境和他们的到来为收容国构成的挑战。我们感谢他们的通报，尤其感谢他们作为人道主义工作者所作的出色工作。

我们正目睹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难民危机。这是一场跨越国界的戏剧性危机，考验着整个国际社会的良知。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涉及390万张脸谱和名字的戏剧性危机。让我们设身处地并设法想象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五年时间被迫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生活环境，往往无法亲近亲人，在朝不保夕的物质条件下艰难度日——五年没有工作，五年子女无法接受教育，五年在生活中看不到局势不久将发生变化的希望。也就是说，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叙利亚冲突的政治办法前，一直要这样下去，而我们尚未找到这样的办法。这是我们的失败，也是我们的耻辱。

在这期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接纳大多数叙利亚难民的邻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考验其本国社会应变能力的情况下表现出休戚与共与博爱精神。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这一努力中，我们不能也绝不应该让他们独自应对危机。我们并非面临一场单纯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是面临一种破坏相邻收容国发展努力的局势。在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援助这些国家时，至关重要的是铭记人道主义和发展这两个方面的联系。

在最近于3月31日在科威特为叙利亚举行的捐助方会议上，我们得以亲眼看到适当应对危机和在刚才提到的两个方面为邻国提供支持所需援助的数量很大。当然，许多捐助方的慷慨捐助为筹集约36亿美元提供了机会，但我们仍远未达到联合国要求的84亿美元。总而言之，我们在这方面必须作更多的工作。我在这里指的是当前和潜在的捐助方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资助。这些机构可考虑使用为满足相邻收容国需要而经调整的金融工具，考虑到它们是中等收入国家。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这些国家获得资助的机会将受到限制。

叙利亚难民的处境是广泛的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方面。我们正面临着这场危机，在一个拥有2 200多万人的国家影响着76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这些数字摘自阿莫斯副秘书长提交的秘书长最新报告（S/2015/264）。我们感谢她来到我们中间，并珍视她的执着努力和非凡的无畏努力。这些数字再次令我们感到耻辱，过去几年一直重复出现，并且逐月继续增大。自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获得通过后，安理会通过这些决议采取的行动无疑有助于改变叙利亚民众的命运。

但是，这还不够。相反，在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会中，我们发现关于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的决议的最重要要求仍未得到全部履行。我们特别但不仅仅关切有系统地违反医疗中立原则以及从人道主义运输车队卸走平民不可或缺的医疗和卫生用品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反思如何确保紧急和有效地遵守这些决议。最重要的是，有必要紧急行动起来。

作为安理会的成员，西班牙在最近的声明中主张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这一目标。一项措施特别涉及到人道主义行动的一个方面。秘书长的报告指出这个方面是一项优先事项。我是指进出被围困地区的通行权。根据现有数据，在这些地区，有44万人生活贫困，而且在最近几个月，人道主义援助尚未运达，或者是偶尔提供，但次数非常少。其中的一个地区是亚尔穆克难民营，安理会本月就其举

行了两次磋商，对于仍然困于该难民营的数千名平民来说，那里的局势被描述为地狱的最底层之一。

西班牙与处理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的其他国家一道提议采取的行动是派出一个特派团评估被围困地区的人道主义需要。该特派团同时能够为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提供便利。对于亚尔穆克而言，这一行动也许为时已晚，但对生活在叙利亚其他地方类似条件下的其他人却并非如此。这样一个特派团的级别可由安理会确定，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的明确任务授权予以支持。首先，它必须呼吁有关各方不要阻碍它。其次，我们必须确定其级别和组成。第三，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取得预期成果，并及时向安理会报告。我是在概述特派团的规划，供安理会审议，西班牙代表团准备与安理会其他成员立即开始就此展开讨论。

最后，我再次祝贺和感谢主席国约旦召开本次亟需进行的及时辩论会。

扎因丁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其月度报告（S/2015/264），并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女男爵向安理会通报人道主义局势和关于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进出叙利亚通行权的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我还要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埃瑟琳·库桑女士通报粮食计划署及其伙伴就其在叙利亚的月度粮食援助方案开展工作的情况。我还要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就叙利亚难民在邻国的境况向安理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听取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使安杰利娜·若利·皮特女士的通报。她为提高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难民困境的认识做出了大量努力。我们同若利·皮特女士一样感到关切的是，太多无辜者为叙利亚的冲突付出了代价，国际社会必须挺身而出，作出更大努力。

尽管国际社会努力缓解叙利亚人民的苦难，但我们深感遗憾地指出，实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严重恶化。政府和反对派武装部队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与蓄意以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有增无减。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冲突双方都声称代表叙利亚人民或为之而战，似乎忘记了它们给叙利亚人民造成的苦难和破坏。平民死伤、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数不断增多，证明了这场冲突造成的破坏性损失。

虽然人道主义统计数据本身便可说明问题，但安理会必须继续为冲突的受害者即继续遭受苦难的数百万叙利亚人仗义执言。冲突各方采取把整座整座城市围困起来让民众挨饿的战略，旨在确保全体民众屈服和投降，给叙利亚冲突增添了又一个恐怖层面。令人震惊的是，冲突各方越来越多地将这种伎俩用作一种战争策略，一种我们断然谴责的战争策略。

这种策略人性泯灭，在当代历史中前所未有，无与伦比。全体民众不仅面临着死亡和伤害，而且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也要忍受非人道的可怕环境。当我们想到那些身陷被围困城市且被剥夺权利而不让享用粮食、水、医疗保健和药品等基本必需品的人时，理解他们为生存而不得不每日常受的挣扎和困苦，超出我们的想象。

尽管通过了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但我们深感关切的是，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质，尤其是要求跨越边界和穿越战线时，继续遇到安全和行政障碍。虽然我们承认，叙利亚政府在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质提供便利方面是配合的，但我们认为，该政府继续给救命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设置的行政障碍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禁止运入旨在治疗已在蒙受苦难的叙利亚民众的医疗和手术用品，令人无法接受。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容忍这种障碍了。必须让这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用品送到其预定目的地和接收者的手中。

我们赞扬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人道主义伙伴所做的工作，以确保将援助物资送达面临极具挑战的安全环境的叙利亚人民。其工作人员的奉献和敬业精神非常令人钦佩。鉴于有人对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救济品设置障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认为，国际社会的关切应反映在安理会的持续监测中，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送达。安理会不能坐而论道，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希望冲突各方将遵守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相关的各项决议。

大马士革附近被围困的雅慕克局势在逐步升级，这使国际社会进一步意识到那些被围困城市内的人道主义状况。在一个曾经是16万巴勒斯坦难民避难和庇护的地方，冲突不断恶化，现已困住仍然呆在雅慕克的约1.8万名巴勒斯坦人。令那些在叙利亚寻求避难的人深感痛心的是，他们现在卷入了这场冲突并且直接受到冲突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雅慕克所独有的，因为叙利亚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面临着类似的境遇。我们不能本着良知继续让这些被围困城市中的人民遭受苦难，无论是雅慕克、阿勒颇、胡姆斯还是叙利亚其他地方，概不例外。我们认识到，叙利亚政府负有保护其人民的首要责任。然而，我们认为，鉴于叙利亚政府继续无能力、不愿意而且未能履行其义务，安理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确保平民得到保护，并且确保为送达援助物资而使人道主义停战得以组织、人道主义走廊和平民撤离被围困地区的安全通道得以建立。

我们充分认识到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状况与政治解决这场冲突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仍然希望冲突各方将积极考虑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提出的“冻结提议”。尽管如此，国际社会越来越感到沮丧的是，尽管国际社会作出种种努力，但它们仍然固执地坚持要为这场冲突找到可持续的解决办法。马来西亚重申其观点：叙利亚冲突不可能有军事解决办法。我们坚信，叙利亚的未来应由叙利亚人民自己通过叙利亚人领导的政治进程来决定。在这方面，我们支持为支助、

促进、鼓励和便利旨在促成叙利亚民族和解的一个包容性政治过渡进程所作的努力。

我们不可能允许我们的人道因叙利亚冲突的各种恐怖现象变得麻木或不敏感。我们也不允许我们的人道因认可这种恐怖是冲突的必然结果或预计将在冲突过程中出现的观点而受到损害。鉴于叙利亚境内的人道主义状况还在持续和恶化，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确保冲突各方遵守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相关的各项决议。

**施瓦尔格夫人（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感谢约旦主持今天的辩论会。高度赞赏约旦在该区域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它向叙利亚难民展现的慷慨。

越来越明显的是，叙利亚冲突给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和伊拉克带来的负担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期望该区域各国无限期地承受其后果。经济和社会影响将严重破坏基本机构和社会结构。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那些无法获得基础教育并对有尊严和富有成效的未来失去希望的儿童产生的毁灭性影响。

过去四年来，安理会目睹叙利亚从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蜕变为一个满目疮痍、陷入绝望的国家。第2139（2014）号决议的通过点燃了希望：人道主义状况将有所改善。然而，一年多之后，而且是在冲突进入第五年之际，改善显然甚微。不合规已成为一种新的规范。正如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那样，对正在发生的灾难可能作出的反应，如武器禁运、禁飞区或实地驻扎，都未见效果。今天下午，我们将更详细地聆听德米斯图拉特使介绍“冻结提议”，但我们对此也并不乐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摆不到台面上来讨论；现在该是时候问一问哪些东西摆到台面上来讨论了。

鉴于叙利亚境内的残杀在继续展开，安理会必须重拾搁置其分歧的意愿。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思考我们能做的务实事情，以使叙利亚人民和那些受该

区域危机影响的人在生活上有所改观。新西兰作为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的共同起草者，将继续与约旦和西班牙合作，就医疗中立、被围困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和阿莫斯副秘书长今天上午阐述的其他选项采取具体行动。我们鼓励其他安理会成员与我们一道这样做。

耶尔穆克骇人听闻的局势提醒了我们，为何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向叙利亚全国各地被围困地区的44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正如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那样，秘书长最近提交的报告（S/2015/264）指出，3月份仅有0.3%的被围困地区获得医疗援助。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在东姑塔，缺乏透析设备导致10名病人死亡，而剩余的供给预计将在接下来的数周内消耗殆尽，从而危及另外23名正在等待治疗的病人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各方的呼吁，即作为一项具体步骤，安理会应当要求秘书长向被围困地区派遣一个人道主义评估团，并尽快向安理会汇报其调查结果。

在座许多人都记得，安全理事会曾经就化学武器问题和跨境人道主义准入问题采取行动，所有人都认为这项行动过于困难。尽管如此，依然取得了进展。让我们对第2139（2014）号决议中的其他方面采取同样的做法。

捐助方一直慷慨解囊，回应人道主义呼吁。各个邻国为减轻冲突后果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只有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并找到一项可持续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

今天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体现了安理会能够在叙利亚问题上表达一致意见。现在是安理会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了。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感谢约旦主席召开此次必要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所有通报者——瓦莱丽·阿莫斯女士、安东



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埃瑟琳·库桑女士、安吉莉娜·朱莉·皮特女士所作的切中要害的发言。毫无疑问，叙利亚悲剧如同一个黑洞，无情地吞噬着人的生命，并且破坏我们的价值观。平民人口是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冲突每天让人看到新的恐怖行径，助长极端主义，并标志着野蛮行为卷土重来。数字十分具有说服力：自冲突开始以来，已有22万人死亡，1 220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一半的叙利亚人口逃离家园，并且至少390万人到邻国寻求避难。

我赞扬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以及伊拉克和埃及——为收容叙利亚难民作出了巨大努力。这些国家都直接受到了冲突的影响。对它们来说，不断涌入的难民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和经济浪潮，并且往往对它们的社会服务和自然资源造成了额外压力。这就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的原因。

法国欢迎科威特会议取得成功，捐助方调集了36亿美元的资金。但是2015年人道主义应急计划目前只有16%的资金到位。因此，必须迅速拨付所承诺的资金，这将有助于解决在叙利亚及其周边国家开展工作的联合国机构的迫切需求。

然而，我们除了必须共同提供资金之外，还存在如何接触到需要帮助的人这一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在叙利亚不断恶化。叙利亚政权在这一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它不断蓄意袭击平民，采取蓄意的包围战略，并且对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品的行动设置了各种障碍，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法国凭着自己的国力，已充分动员起来，支助在邻国的叙利亚难民。自从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法国对黎巴嫩的人道主义援助已达到1 800万欧元，对约旦为1 850万欧元，对土耳其为380万欧元，对伊拉克为200万欧元。这些援助用以帮助叙利亚难民，也帮助收容难民的社区，它们首当其冲，承受了人口大量增长的影响。例如，在黎巴嫩，法国主要通过世界银行的信托基金，为各个收容社区提供了超过120万欧元的支助。我国援助的很大一部分还将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该区域开展的工作。面对要

为数百万名叙利亚儿童提供教育这一日益严峻的挑战，法国还将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黎巴嫩开展的教育项目和儿基会在约旦开展的教育项目提供捐款。最后，正如我们自危机爆发以来采取的一贯做法，我们将继续回应难民署的呼吁，在我们的领土上收容叙利亚人。

此外，必须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政策之间加强联系。法国回应这项挑战的方式是资助各项发展项目，其目的是支助各个收容社区，并且使难民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过上有体面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生活。所有国家和发展行为体都必须动员起来，以应对这项挑战。

正如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在3月27日安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见S/PV.7419）上提到的那样，我们的共同努力还必须使那些流亡的人，尤其是族裔和宗教暴力受害者能够安全、尊严地返回家园。

然而，一切努力都面临着缺乏政治解决冲突方案的问题。只要冲突继续存在，加上野蛮行径带来的负担，我们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所以，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大援助，就是结束这一令人发指的冲突。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也是一条熟悉的道路，因为在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的基础上已达成一项包容性政治解决办法。唯有实现维护叙利亚国并保护其少数族裔的过渡——在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一项能够长期平息冲突并且消除极端主义的解决办法。数月以来，法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恢复由联合国主持的政治进程。只有联合国才具有在日内瓦公报的基础上重启对话的合法性，日内瓦公报是国际商定的、确定持久政治解决办法的各个重要参数的唯一基础。法国欢迎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提议就此进行磋商，并随时准备给予充分支持。让我们共同挺身而出，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能失败。

**刘结一（中国）：**中方感谢约旦倡议召开此次会议，欢迎朱达外长来纽约主持会议。

中方认真听取了阿莫斯副秘书长、古铁雷斯高专、朱莉特使和库赞执行总干事的通报。

叙利亚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五年来，叙利亚战火连绵蔓延，给广大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等脆弱群体带来深重苦难，引发人道局势恶化、难民数量激增等严重后果。当前，叙利亚危机已超出国内范畴，对周边国家乃至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国际社会为应对叙利亚严峻人道局势作出了不懈努力。约旦、黎巴嫩、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等叙利亚邻国接纳了近400万叙利亚难民，并为他们提供基本服务。联合国等人道机构克服重重困难，在叙利亚及周边邻国开展人道救援，努力缓解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国际社会各捐助方慷慨解囊，向有关国家和联合国提供援助。上月在科威特举行的叙利亚人道援助捐助方大会上，捐助方共作出36亿美元的捐助承诺。中方表示高度赞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叙利亚危机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是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交织的结果，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社会应统筹兼顾，标本兼治，找到切实可行的持久解决办法，缓解叙利亚、周边国家及中东地区面临的压力，减轻承受的负担。对此，中方有以下三点主张：

第一，着眼当事国需求加大援助力度是当务之急。当前，叙利亚人道局势仍在恶化，叙利亚及周边国家对人道援助的需求不断增加，援助领域也从传统的物资、资金，扩展至基础设施、教育、社会治安、边境控制等领域。国际社会应根据当事国确定的优先领域，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同当事国需求对接，并加强彼此协调。国际社会的援助努力应遵守联合国人道救援指导原则，尊重当事国意愿。中方呼吁捐助方尽快、足额兑现承诺，缓解联合国面临的资金短缺压力。

第二，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是根本出路。国际社会必须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不动摇，充分发挥联合国斡旋调解的主渠道作用，全力支持潘基文秘书长和德米斯图拉特使的斡旋努力，推动叙利亚各方立即停火止暴，通过谈判对话，走出一条符合叙利亚国情、兼顾各方利益的“中间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问题。在此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第三，加强反恐努力是关键。近期，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在叙利亚等国兴风作浪，残害生命，蓄意阻挠人道救援，干扰停火协议落实，成为导致叙利亚局势恶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国际社会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旗帜鲜明地加大反恐力度，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

中方高度关注叙利亚人道局势，对叙利亚人民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我们已经通过双边渠道，以多种形式向叙利亚人民、包括境外难民多次提供人道主义物资和现汇援助，总额累计超过2.3亿元人民币。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继续向叙利亚人民包括境外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也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大力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为实现全面、长期、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作出贡献。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我要感谢主席国约旦召开本次关于叙利亚及其邻国局势的通报会。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者充满激情的发言。

2014年，被迫流离失人数达到令人震惊的5120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纪录。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其为世界上被迫流离失所人数的骤然暴增。为了逃脱极度贫穷、迫害和战争，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人们向人口贩子交付数千美元血汗钱，被塞入运牛船、破船和摇摇欲坠的驳船，结果却葬身于地中海。我们几乎每天在新闻中看到船只倾覆和人口贩子中途弃船

不顾的镜头。仅去年一年，就有3 500人在试图抵达彼岸的途中丧生。

试图逃亡的人口中，受冲突影响的叙利亚人约占三分之一。有更多的叙利亚人逃往邻国或留在叙利亚境内，他们面临政府的桶装炸弹、迫击炮弹和其他炮弹轰击，遭受氯气袭击和恐怖主义团体的暴行，困于难以抵达或被围困的地区，以树皮、野草、树叶以及偶尔获得的人道主义援助物品勉强度日。

在这二十一世纪，饥饿和饿死并非历史书上叙述的故事，而是被陷于围困地区的民众的现实经历。本月，我们已经两次谈到耶尔穆克，即便援助物品可以送到民众手中，每天分配的是400卡路里的热量，远远低于最起码的营养需求。2012年10月以来，达拉亚就没有见到过援助物品，东姑塔和Mouadamiya分别自今年1月以来和超过一年没有见到过援助物品。即便是想像一下民众如何在那里求得生存，都会令人不寒而栗。

叙利亚政府未能保护本国民众，其失职程度令人惊骇。官僚程序和其他障碍加剧了人道主义苦难。瓦莱丽·阿莫斯女士一再谈到这些障碍，她今天又极有说服力地谈了这个问题。

就在最近，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向阿勒颇省、德拉省、大马士革农村省、伊德利卜省各地以及其他地区提供援助的9项要求没有得到回复。上个月，联合国机构得以向受围困民众中4%的人提供了食物，仅向0.3%的人提供了卫生援助。60%以上的医院已遭损坏或毁坏；医生不是逃走，就是遭杀害。即使极为基本的服务也已经不存在。叙利亚政权继续有系统地从事人道主义援助物品中移除手术用品和其他必要物品，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移除的物品中甚至包括脊髓灰质炎疫苗——这种疫苗会给任何人带来害处吗？为什么要这样做？

强加给人道主义行动的可耻遏制做法以及对人道主义和医务工作者的攻击，都明显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完全无视第2139（2014）号、第2165

（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如果安理会不郑重其事地对待自己的决议，又怎么能指望别人来执行这些决议呢？安理会必须坚决要求相关决议得到充分执行，并且对不执行决议的行为追究责任。无法无天和逍遥法外现象已经持续了4年，现在是应该施加压力的时候了。

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仅涉及到安理会的公信力——这种公信力显然已经因为叙利亚危机而受损。它还尤其与叙利亚人民和叙利亚邻国攸戚相关，这些邻国接受了大批难民。例如，在世界上，黎巴嫩的人均难民人数位居首位。约旦肯定接受了100万难民。这对它们的经济和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难民和收容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破坏当地基础设施，影响各种服务的提供，使社会结构受到损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会祸及该地区之外。今天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清楚地说明了这些风险。

难民人口中，17岁以下的儿童占50%左右。他们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家庭离散、遭受身心暴力、做童工、受剥削、强迫早婚以及被武装团伙招募。救助儿童会指出，每五个逃到黎巴嫩的叙利亚儿童中，就有4个失学。在叙利亚，五分之一的学校被毁、遭破坏或被用于军事目的。整整一代人已经丧失。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就被剥夺了前途——也就是叙利亚已经丧失的前途。妇女难民被迫改变传统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在非常敌对的环境中为了孩子而成为养家糊口者，而且更有可能成为虐待、强奸和卖淫的目标。库桑女士非常有说服力地提到这些问题。难民容易成为人口贩子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猎物；而难民营容易为激进化和恐怖分子招募新成员提供便利。鉴于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权宜结合的现象很普遍，这种扩大的危机构成了巨大的风险，叙利亚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欢迎今天通过全面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声明强调必须实施全面应对措施，包括可持续供资；为全国应对计划提供支助；满足难民的人道主义需求，尤其是妇女儿童的需求；加

强收容国的复原能力；防止激进化并消除恐怖主义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带来的威胁。

卡瓦夫人主持会议。

虽然我们会力求遏制非法移民潮和难民潮，但问题的核心是政治解决肆虐该地区的危机。叙利亚目前危机唯一持久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包容各方和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进程来满足叙利亚人民的合理愿望，以期全面落实2012年6月30日的《日内瓦公报》（S/2012/522, 附件）。

同样，必须在利比亚和该地区其他地方找到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法，必须处理现有的合理不满。如果冲突得不到处理，我们将越来越快地窒息和用完资金。包容性、公正和追究责任是处理位于这一前所未有的难民潮核心的危机所必需的关键组成部分。

安理会必须全力支持目前的调解与和平努力，以便改变目前致命的局面。与此同时，安理会必须愿意使用各种可动用的工具来制止有罪不罚现象，并对持续的可怕罪行和虐待行为的实施者追究责任，包括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这样做。不采取行动将使后代人的生活陷入穷困、流离失所和暴力死亡；不采取行动将使人们越来越怀疑安理会在当今世界的存在意义。我们愿意给未来留下这样的遗产吗？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召开这次辩论会。我欢迎瓦莱丽·阿莫斯副秘书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安杰利娜·若利·皮特特使，以及埃瑟琳·库桑执行主任的有力发言。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我们以公开形式举行这次会议，从而使我们能更突出强调叙利亚人民和该地区面临的灾难。

叙利亚境内和该地区流离失所者的困境是当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四年的战斗使叙利亚人成为世界上最贫穷、最脆弱的人群之一。叙利亚人民苦难的根源是阿萨德的暴政，最近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的暴行更加重了这一苦难。过去4年来，我们也看到了慷慨之举，尤其是成为难民安全庇护所的那些国家：约旦、伊拉克、埃及、黎巴嫩和土耳其。我今天的发言将侧重于我们能为这些国家提供支助的三种方式和在这些国家找到庇护所的难民。

首先，我们必须解决该地区人道主义机构和政府的紧急资金需求。目前，资金完全满足不了需要。该地区有将近400万叙利亚难民。他们到达后都需要有水、食物、卫生设施和住处，许多人需要不断的支助。我要称赞收容国政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儿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协助满足流离失所者紧急需求的机构的工作。在科威特筹集的36亿美元是此类工作的生命线，我们感谢科威特发挥了领导作用。

联合王国近年来为人道主义危机捐献了12亿美元，但需要捐献更多。捐助方必须及时兑现承诺，以确保资金送到那些帮助最有需要者的机构。我们还必须承认那些接收难民国承受的巨大资源压力。联合王国正在约旦帮助建设教育部门的能力并在支助提供卫生和市政服务。我们呼吁所有成员为该地区各国政府提供专门人才。

第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那些留在叙利亚的人，并共同努力为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使难民有朝一日可以回家。在这里，没有人会低估这一挑战的严重性。阿萨德的残忍没有止境，也没有减弱的迹象。首次使用化学武器100年后的今天，阿萨德是唯一一个把氯气用作对付平民的武器的人。炮击和筒式炸弹继续被用作武器，几十万叙利亚人仍遭围困，失去基本的服务和食物。仍被阿萨德围困的位于亚尔穆克和德尔祖尔的难民营现在遭受着伊黎伊斯兰国的野蛮行径。那些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叙利亚局势必须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减轻那些仍滞留叙利亚的人经受的苦难。我们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他们必须确保为人道主义机构撤出受伤者提

供自由和不受阻碍的通道，并为所有有需要者提供维系生命的援助。我们鼓励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伙伴方加大对被围困地区提供人道主义物资的力度，包括通过跨越国境的路线，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瓦莱丽·阿莫斯今天早些时候阐述的进一步想法。

结束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唯一可持续的机会在于冲突各方共同商定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通过谈判达成的政治解决方法。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别代表继续得到我们的大力支持，我们期待着他今天下午的通报。但我们必须对政治变局的时间表持现实的态度。因此，第三，我们应该考虑我们能为这一地区提供何种长期支助。使难民能自给自足、为他们的教育提供支助并促进他们融入收容社区是重要步骤。正如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指出的那样，同样应该探索为受冲突影响的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支助的新融资工具。

联合国正与其伙伴一道开展更为高效和更有成本效益的项目。在约旦我们在水供应和污水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资源，意识到这不仅从中期来说是为难民提供支助的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而且从长期而言是约旦更持久的资产。联合国还大力支持为儿童提供可持续的长期教育和保护的“没有失落的一代”的倡议。我们已提供500万美元的支持，因为我们认识到，这关系到500万叙利亚儿童的未来。我们呼吁所有成员与收容国合作，支持为难民提供服务并确保实现持久的安置方法。

今天是我作为联合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最后一天。我谨感谢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成员过去五年半以来提供的合作、提出的建议和给予的支持。令人悲哀但又适当的是，我在安理会的最后一次发言是关于叙利亚的悲惨局势。我在纽约的日子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安理会没有结束该地区的战斗并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过去四年来，我看到四次使用否决权，阻止了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但我也偶有看到，当我们团结一致时，我们能取得什么样的

成就。去年的三项决议帮助确保了我们能成为成千上万越过国际边境的有需要者提供援助。这是能做到的，当只有当我们能为了叙利亚人民更大的利益和未来把狭隘的国家利益放在一边时。今后几个月，安理会各成员都需要利用这个统一的目标。我祝愿他们的努力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整个安理会祝愿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大使未来的计划一切顺利。他是安理会的重要成员，我祝他好运。

**奥尔古因·西加罗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赞扬约旦在4月份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领导。我们也特别感谢瓦莱丽·阿莫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安杰利娜·若利·皮特和埃瑟琳·库桑的令人信服和全面的通报。我代表智利政府对他们在叙利亚和区域各国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对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及其人道主义援助执行伙伴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我们欢迎我们刚才通过的关于叙利亚和邻国境内人道主义危机的影响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但是，经验表明，声明本身将不足以结束数百万人民的痛苦。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世界年复一年地看着叙利亚被撕裂。如果我们不鼓励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取得进展，叙利亚将继续被撕裂。

这就是为什么安全理事会今天的责任不只是政治性的；它有责任要求所有各方竭尽全力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这是一个按照《联合国宪章》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所承担的道德义务。在讨论叙利亚危机对邻国的人道主义影响时，我们应当更深入地思考难民需要的保护范围以及东道国在满足这一脆弱群体的特殊需求时面临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现实，必须坚持国际社会应当明确认识到的团结互助的道德义务，但我们也必须牢记东道国社会内部的资源和人道主义共存。这需要公共和私人机构都提供支持。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数字是令人震惊、令人心碎和令人信服的，但不再令

人吃惊。人道主义局势继续恶化，对区域造成日益严重的后果。2013年古特雷斯先生在安全理事会对叙利亚难民人数惊人的增长表示关切，这个数字当时接近180万人。不到两年之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

邻国表现出值得称道的团结精神，它们接受的难民是对它们的资源和民众的巨大考验。然而，即便在短期内，这已无法再持续下去，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影响很可能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机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也必须承认东道国社会与流动难民进行共处的挑战。

但是，这场危机不仅影响到邻国。地中海最近的悲剧提醒我们，逃离叙利亚冲突的许多男女和儿童由于自己家乡处于绝望无助境地而选择走这样一条路。正如秘书长报告（S/2015/264）中所指出的那样，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暴力已经加剧，而不是减少。这一因素增加了因冲突而造成的死亡、受伤和流离失所的人数。我们强烈谴责任何方面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对平民人口犯下这种暴行。必须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包括送上国际刑事法院。因此，我们将继续敦促所有各方毫不含糊地执行有关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以及安理会所有其他相关决议。

我必须提到耶尔穆克局势，这是巴勒斯坦社群的脆弱性和具体保护需求最近如何进一步加剧的一个悲惨例子。我们赞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的评估意见，即从区域角度来看，支持巴勒斯坦难民具有人道主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再次呼吁安理会仔细监测耶尔穆克的事态发展。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支持旨在满足人道主义和发展需求的叙利亚战略应对计划以及区域难民及复原计划中提出的资金需求。但是，尽管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帮助减轻症状，但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作出努力，在日内瓦公报

（S/2012/523，附件）的基础上，在确认得到我们充分支持的秘书长特使获得授权的作用的情况下，寻求这场冲突的由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性政治解决办法。

谢里夫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我也谨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瓦莱丽·阿莫斯女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埃瑟琳·库桑女士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特使安杰利娜·若利·皮特女士的通报。

不幸的是，尽管人道主义行为体发出多次警报并且通过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向冲突各方发出信息，叙利亚局势继续严重恶化。我们几乎每天无能为力地目睹对包括妇女与儿童在内的平民进行轰炸和迫击炮袭击，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这场血腥冲突很快就满5年，各方现在要承担责任并遏制其行动的毁灭性后果，特别是对民众造成的痛苦，对数百万人的杀伤和围困，以及制造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除了这些人类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之外，重要国家基础设施遭到显著破坏，危及后代的未来。

叙利亚悲剧必须唤醒我们的集体良知。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现在要表示对叙利亚人民的声援，采取具体和有效的措施制止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并追究那些犯下明显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行径的各方的责任。

我们再次呼吁冲突各方确保它们遵守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以便向需要帮助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政府在这方面负有首要责任。我们还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向联合国各机构和伙伴提供更多援助，以使它们能够援助叙利亚境内及其邻国境内难民营中的所有平民。在这方面，我们欢迎3月31在

科威特举行的捐助方会议，并希望所有国际伙伴都能履行承诺，发放必要资金，以满足越来越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

必须支持收容叙利亚难民的各国，尤其是黎巴嫩和约旦；这些国家尽管资源有限，但仍在这样做。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应当与这些国家一道承担这一负担，并资助已经启动的项目，特别是建造新的基础设施，以加强收容国的能力。我们欢迎联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及其伙伴所作的努力。尽管条件极为艰难和危险，但它们继续向叙利亚境内数百万需要帮助的民众提供援助。

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再次提醒我们，亟需通过交战各方之间根据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无先决条件地进行直接会谈，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政治办法。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努力促使各方坐到谈判桌旁。

**拉罗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要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还感谢瓦莱丽·阿莫斯副秘书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埃瑟琳·库桑执行主任以及安杰利娜·若利·皮特特使通报情况。

今天各位人士的通报和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5/264）向我们表明，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局势仍然极为严峻。冲突继续造成平民丧亡。非战斗人员，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面临严重困难。在难以到达的地区，大量民众因被包围而陷于困境。叙利亚境内棘手的安全局势正在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儿基会未能向被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控制的德尔祖尔、腊卡和其他地区提供处理水所要用的材料。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得不停止向这些地区运送粮食，致使70万人无法获得他们所亟需的粮食援助。尼日利亚敦促冲突各方紧急解除围困，并协助向有需要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物资。这其实是它们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全理事会各项相关决议所承担的义务。

资金不足是阻碍《2015年叙利亚问题战略应急计划》的主要因素。有鉴于此，我欣见，在3月31日于科威特举行的第三次捐助方国际人道主义认捐会议上，与会各国作出了慷慨认捐。我们期待着向在叙利亚境内开展行动的人道主义组织快速兑付资金。我们期望，资金的注入最终会导致该国人道主义局势的改善。我们还认为，必需向收容大量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的各国提供更多支助。我们赞扬人道主义行为体努力执行《2015年战略应急计划》。我们注意到国际和各国非政府组织在叙利亚境内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鼓励叙利亚当局继续同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从长远来看，化解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危机的办法在于结束冲突。今天本会议厅内在座的各代表团均提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鼓励当事各方根据2012年6月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放下武器，恢复谈判。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约旦召开本次会议。我们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女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埃瑟琳·库桑女士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特使安杰利娜·若利·皮特女士通报情况。他们关于叙利亚人民悲惨困境的发言令我们深受感动。

安哥拉政府对在达成一个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办法方面缺乏进展仍然深感关切。我们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冲突和严重暴力尤其感到担忧。事实上，秘书长最新报告（S/2015/264）所描述了一个可悲的局势，它让人深感疑虑，真不知叙利亚今后能否再次作为我们曾经知道的阿拉伯和中东的相关国家站起来。

正如各位通报者今天上午所报告的那样，叙利亚境内严峻的局势令人心碎。有数百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在叙利亚，有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而在邻国和世界各地还有许多难民。许多国家

继续为叙利亚境内的人道主义努力作出慷慨贡献。事实上，叙利亚危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向1 200万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一项不可持续的努力。我们赞扬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作出努力，展现休戚与共情怀，收容这么多叙利亚难民，并向这些群体提供支助。然而，叙利亚冲突的扩散效应，是一个必须紧急处理的紧要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有可能破坏这些国家和整个地区的稳定。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明确阐述这一紧要问题，并指出必需支持这些国家努力帮助叙利亚难民。

正如昨天在关于新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非常重要和及时的辩论会（见S/PV.7432）上所提到的那样，武装冲突和贫穷给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而成为暴力极端主义团体传播其仇恨和不容忍思想的滋生地。这些恐怖主义组织有充足的资金和非常老道的网络来招募脆弱的男子和妇女。令人遗憾的是，叙利亚成为多种恐怖分子的主要战场。这些恐怖分子野蛮和罪恶的战争和恐怖方法给这一冲突增添了可怕的层面，并有可能阻碍任何政治和公正解决办法。

在叙利亚冲突的现阶段，已有76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包括逃往北非各邻国的390万人，而在这些逃亡者中，有些人极为脆弱。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可能容易被恐怖主义网络所征募。这些难民中有成千上万的人试图前往欧洲，在那里寻求庇护以开始新的生活，这可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事。周日利比亚沿海发生的悲剧中有许多叙利亚人，给这些叙利亚人的困境增添了一个更加悲惨的层面，他们被迫踏上冒险之路，为找寻和平、摆脱战争与匮乏而千里跋涉，却最终死于同样可怕的境地。

叙利亚境内的暴力正在恶化；仍有44万民众滞留在被围困地区。我们亲眼目睹了巴勒斯坦难民在亚尔穆克惨剧，在那里，居民无水、无电，也没有其它基本必需品与服务。交战各方完全无视男女老幼的生命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叙利亚人民的处境实为悲惨，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应该做出

更多努力，加大力度以便在调解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方面达成真正的目标一致。国际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防止冲突无限期拖延，找到结束暴力和制止侵犯人权行为的具体办法，并且启动一个由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进程以实行过渡，满足叙利亚人民的合法愿望，使他们能够独立和以民主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

令人遗憾的是，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努力通过谈判以实现阿勒颇停止敌对行动的工作迄今未获成功。反对派代表拒绝接受该计划，除非把它与基于2012年6月日内瓦公报（S/2012/523，附件）的全面解决方案挂钩。我们坚信，政治轨道必须有政府和反对派两方的参与，同时铭记结束叙利亚民众的痛苦最为重要。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而不只是一再重复必需找到政治解决这场冲突的办法。现在到了采取果断和协调一致的行动的时候了，以便向叙利亚人民证明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真心维护其最佳利益。正如阿莫斯女士所说的那样，安理会绝对有必要采取大胆措施，推动叙利亚的和平事业。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开罗和莫斯科调解交战方之间会谈的举措将继续下去，而我们将与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一道继续对有关各方施加必要的压力，使其放下武器，就叙利亚的未来开展有意义的讨论。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谨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的第2139（201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会议。我们向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瓦莱丽·阿莫斯女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埃瑟琳·库桑女士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特使安吉丽娜·朱莉女士致意，并感谢他们的通报。

在处理叙利亚悲惨的人道主义局势时，我们不能不谈到引发武装冲突并给该国、特别是恐怖暴力的平民受害者带来破坏性影响的起因。一些外国势



力的代理人违反国际法、无视叙利亚的自决权，支持并资助武装团体和恐怖分子暴力推翻叙利亚合法政府。这些非法行径还危及叙利亚的统一、领土完整、主权以及政治独立。恐怖团体的存在与壮大不只是叙利亚的问题。这些团体不断扩散的行动还影响到邻国，并有可能扩大其存在和对其它领土的控制。

委内瑞拉反对战争、侵犯人权以及宗教、政治与族裔不容忍所致的暴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重申，结束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谈判以政治和包容的方式解决武装冲突。在这方面，我们坚定支持莫斯科为叙利亚冲突各方开展第二轮谈判所做的外交努力。

我们还支持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做出的一切努力与举措，以实现停火——虽然是部分停火——从而为各方谈判开辟道路并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立即停火将使处理人道主义危机变为可能，并为和平及政治努力带来片刻喘息。我们敦促冲突有关各国与各方支持外交努力和对话倡议。这些努力应包括叙利亚各方，特别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领导的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我们申明，我们致力于维护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以及领土完整。

秘书长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的第十四次报告（S/2015/264）对局势做出了重要概述。或许没有办法描述叙利亚人民的痛苦。正在这个姊妹国家发生的无疑是一场悲剧。这是一个饱受战争恐怖的民族。我国谴责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径。我们反对派别暴力和恐怖团体在其恐怖活动中对平民犯下的暴行及其在占领地盘上的各种罪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砍下那些被其认为是其信仰敌人头颅的野蛮行径就是这种暴行的一个例子。

鉴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带来各种挑战，我们珍视各种人道主义机构、救援以及医务人员的工作，我们反对把他们变成暴力的受害者。他们不能

成为军事目标。我们鼓励国际社会做出各种努力，以制止对医务人员的袭击。我们还珍视并肯定邻国收容叙利亚难民的工作与努力。我们敦促国际社会支持这些努力。我们高度关切报告中有关儿童被恐怖团体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征募的信息，该团体开设了一所面向所谓“哈里发的子孙”的学校，向儿童和青年洗脑，并训练他们参加作战。

正如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身陷围困的平民人数确实令人震惊。约44万人处于这种状况，这是不能接受的。此外，仍滞留在亚尔穆克难民营的难民目前受到人民胜利阵线、伊黎伊斯兰国以及有关团体结成战略联盟、在所谓“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旗号下沆瀣一气的影响。

由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最新提交的报告（S/2014/815，附件）清楚表明，为控制国际恐怖分子在中东，特别是在叙利亚的存在而采取的措施执行不力。报告指出，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 000多名外国战斗人员从邻国跨界入境。报告还指出，这些已成为恐怖主义桥梁的国家没有坚决制止极端武装分子的流动。因此，现在必须防止并打击外国恐怖分子的存在，以防叙利亚以及中东和该地区之外的其它国家成为恐怖分子基于族裔和宗教仇恨罪行的受害者。

我们要感谢秘书长报告中提及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在叙利亚开展轰炸的相关数据。遗憾的是，这些信息没有反映在先前的报告中。不过，报告特别提请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即负责这些袭击的中央指挥部一直都在质疑指责轰炸造成平民伤亡的公开信息来源是否可信。这是一个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因为这些公开信息来源一直是秘书长编写报告的主要信息来源。

我们还要明确指出，不应利用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来推动第三国的政治议程。叙利亚局势是一

场悲剧，煽动并导致这场冲突持续不绝的各行为体应认识到这一点。导致战争升级和恶化的主要因素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胜利阵线”等恐怖团体及其同盟借助外国人提供的帮助和后勤援助，在冲突中夺取了军事和政治领导权，尽管许多人希望忽视这一事实。我们要再问一次：叙利亚人民要承受多么深重的苦难？还要有多少男人、青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送命？还要有多少人为恐怖主义殉道，直至对冲突当事方有影响力的人认识到，它们必须紧急采取果断行动，以便通过政治办法——把各方包括进去的办法——来解决这场悲剧？

最后，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有道义责任来公允和果敢地采取行动，以求找到政治解决办法来结束战争。否则，历史将把叙利亚人民今天所承受的一切归咎于我们。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我们感谢今天的所有通报人作了发人深省和有实质性的发言。但是，说实话，我们略感吃惊的是，联合国高级官员所作的通报对恐怖主义问题只是一带而过。最近，安理会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做。

四年来，叙利亚武装冲突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无尽痛苦，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我们高度重视国际人道主义界为减轻痛苦而采取的措施。叙利亚政府面临为其控制领土上的人民提供全面人道主义援助的艰巨任务。叙利亚的邻国——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目前接纳的难民最多，它们正在满足这些难民的需要。俄罗斯目前正通过双边渠道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高度重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和在实地都是如此，在实地，俄罗斯驻大马士革使馆每天都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以及叙利亚政府联系接触。

捐助方为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提供的支助是宝贵的。我们也赞扬科威特政府主办了捐助会议，遗憾的是，叙利亚政府代表未受邀参加该次会议，虽然在满足该国民众需求的人道主义援助中，有四分之

三是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自己提供的。我们注意到，叙利亚政府最近在人道主义领域采取了许多额外措施。叙利亚向联合国开了“绿灯”，允许联合国为其提出的33个地点中的大多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只有8个地点除外。出于安全原因，联合国工作人员不愿向这8个地点中的5个派出车队。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地区，没有出现严重的基本物品匮乏，医疗机构也在运作。关于反对派控制地区，缺少为民众提供基本服务的援助，因此导致了随后的有害后果。

在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上，同样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团结行动，这体现在一致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声明中，包括今天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表明这种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去年通过了第2165（2014）号决议，规定通过与土耳其和约旦之间的过境点，为需要援助的叙利亚人民跨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遗憾的是，通过这些过境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恐怖分子作祟。我们呼吁各人道主义行为体与大马士革加强协调人道主义援助。

任何公正的观察人士都能清楚看出，今天，恐怖主义是叙利亚的一个根本问题和威胁。导致叙利亚人民承受最大苦难的正是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包含在第2170（2014）号、第2178（2014）号以及第2199（2015）号决议之中。用秘书长的话来说，恐怖分子一直在对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价值观发起战争。数十万人突然发现，他们落入野蛮的所谓“哈里发国”手中，被剥夺人道主义援助。在这些地方，不可能真正评估人道主义需求。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拉卡、德尔祖尔、哈塞克南部、阿勒颇郊区、伊德利布和姑塔东部——都能看到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以及“胜利阵线”这些无恶不作的恐怖团体。最近，“胜利阵线”挺进德拉，导致6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在伊德利布则导致另外7万7千人流离失所。为了努力扩大其影响力，恐怖组织正在结盟。

这是一个危险趋势。特别令人关切的是，恐怖分子试图介入巴勒斯坦冲突，特别是夺取了叙利亚在亚尔穆克设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我们呼吁各方确保平民的安全。我们支持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其它恐怖团体。只有最终铲除叙利亚的圣战战斗人员，才能使该国恢复正常。我们认为，叙利亚的事态发展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确保保护该国免遭恐怖袭击，并且恢复其统一。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呼吁在叙利亚实施局部停火或冻结。我们坚信，只有实现停火，才能开展有效的人道主义行动，包括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采取的行动。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各人道主义组织更积极地参与在当地达成协议，并且作出更大努力，重建受损基础设施，并且恢复居民区的正常生活。

最后，我要谈一谈问题的根源。我们完全赞同这一意见，即叙利亚危机已经超出所有想象得到，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界限。国际社会确实必须团结起来，以便解决危机。但目前，似乎并非所有人都认识到这项任务的紧迫性。有些人似乎在策划在今后几年如何武装和训练所谓的温和反对派。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没有任何温和反对派，因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已在叙利亚夺取了太多的控制权。对任何冲突而言，存在两种解决办法——军事的和政治的。试图在安理会没有否决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解决办法，这是我们2011年在利比亚看到的情况。因此，整个国家处于自由落体式的衰退状态，冲击波则传向整个萨赫勒地区乃至北非地区，现在甚至还波及地中海地区。

在叙利亚，继续在采取步骤，朝着达成政治解决办法的方向迈进，但由于太多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都有着根据其政治议程确定的优先事项，步骤缺乏一致性。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只经过短短的两轮会谈之后便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叙利亚政府坚持主张，要把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列为优先事项，对此，反对派和它那些支持者们感到不高兴了。虽说反对派所采取的这种立场当时就有点怪，

但今天看来绝对是荒谬了，因为整个世界现在都知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疯狂。

在整个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的外交一直在努力通过同政府和反对派的对话来达到制止暴力的目的。我们与该国政府和各反对派团体在莫斯科举行了两次会议。令人遗憾的是，参加这些会议的各方并未包括由某些有影响力的国际行为体创立并支持的反对派组织。但是看起来，当时，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原本可能——而且应该——在政治进程中展现其团结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放弃。正如秘书长特使德米斯图拉所规划的那样，我们的基本希望现在与日内瓦的背景相关。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向他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其他尽责的成员也这样做。

鉴于今天我们是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我们要表示，我们对另一个国家——即，也门——的人道主义局势深感关切。那里的冲突可能变成又一个叙利亚。过去一个月来，也门局势明显恶化。据联合国称，在向人们提供水、粮食和能源方面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许多民宅、学校和医疗设施都已被摧毁。两百万儿童不上学。大约有1000名平民，包括115名儿童，被杀害。我要利用阿莫斯女士和库桑女士在场的机会，询问一下对也门人道主义局势的评估。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叙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现在看到的悲惨画面触动着世界各地叙利亚人的感情。政治局势越来越严峻和危险，给叙利亚人带来更多痛苦、折磨着各地的叙利亚人并进一步加深其苦难。

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的第2段指出：“安全理事会重申它对叙利亚和其他所有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以

及对《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原则的坚定承诺。”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一些国家，其大使是赞成这份声明的，可这些国家如今却一直在不断地违背这些庄严的文字。

今天已经发表的意见，大多都是重要的。我们在通过关于利比亚的第1973（2011）号决议之前，曾听到过类似的发言。各位成员记得，该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开启了利比亚解体之门，使得它成为一个陷于崩溃的国家并将其命运交到一些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埃及乃至整个非洲传播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者团伙手里。此外，利比亚现在已经变成从事人口贩卖团伙的中心枢纽。许多人是怀着深切的情感谈及这一事实的，而且他们说得很对，这已导致成千上万人在地中海水域中丧失生命，其中包括许多青年。

我们今天遇到的主要问题与下列事实有关，即，有些人正在以邪恶的方式利用极其苦痛的人道主义局势，为的是要干预他人的内部事务。我在发言中将非常明确地解释这一点。

然而，在我继续发言之前，我谨向所有成员推荐我曾在几个月前向安理会提及其第一部分的那份报告的第二部分，其中载有叙利亚军队在我国境内杀死的数千名外国恐怖主义分子战斗人员的名字和相片。我手上就有报告的第二部分。它列出了成千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除安哥拉和委内瑞拉之外的所有在安全理事会有代表的会员国——的恐怖主义分子的名字。这就是“叙利亚温和的武装反对派”。

我们试设想，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或者胜利阵线，或者该报告提及的其它任何恐怖主义组织，要对一个——将叙利亚恐怖主义团体成为“温和的武装反对派”——国家的一座城市发起猛攻。我们再进一步设想，这一团体开始大肆破坏和杀人。这些国家会做出何种反应？它们会如何处理这样一种“温和”的局势？它们会给这些反对派捧上一束束鲜花和喷洒大量香水吗？它们

会向这些反对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服务吗？尤其是，它们会从一开始就接受叫它们——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土耳其——“温和武装反对派”吗？它们会吗？当然不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荒诞之处在于，同是这些国家，一旦它们在其自己国家发现哪怕单独的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它们也会把世界翻个底朝天。它们还借口保护其国家安全免受恐怖主义威胁之害，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其他国家领土上使用军事力量。然而，它们却剥夺了我们叙利亚人正当的权利和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和我们自己的边界范围内——而不是在离我们数千英里之遥的地方——打击同是这些以我们人民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在我国领土上被我们作为打击目标的恐怖主义分子突然之间在它们眼中变成了面临它们所谓的“桶爆弹”危险的无辜平民。

同样，第2178（2014）号决议谴责的跨界外国恐怖主义竟奇迹般地变成叙利亚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了。

此外，甚至在今天，一位发言者还以政治上不成熟的可笑方式描绘了叙利亚局势，指出叙利亚政府和伊黎伊斯兰国正在以平民为袭击目标。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有必要提醒那位同事，该国空军打着无限期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幌子轰炸了腊卡市一个聋哑儿童中心，将其摧毁并炸死数十名无辜儿童。

另一位发言者——我们的一位同事说，叙利亚的政治解决方案绝不能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但他继而说，他的国家支持德米斯图拉的使命。这一奇谈怪论自相矛盾，本身说明对刚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10）的内容缺乏了解，对叙利亚当前政治局势的解读也非常幼稚，此外，它还违背禁止各国干涉他国事务的《联合国宪章》。

谁能向我们解释说明叙利亚危机与我国境内存在成千上万外国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在包括澳大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的帮助下，这些恐怖分子持

有这些国家签发的正式入境签证通过国际边界和机场来到我国。这些情报机构中一些对我们来说毫不陌生；有些机构甚至隶属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安理会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的报告（见S/2014/815，附件）证实了这些事实。总之，这是安理会的说法。

那么，安理会能够确切地向我们解释说明叙利亚危机与在这场危机的最初阶段从利比亚、黎巴嫩、土耳其及叙利亚其他邻国走私各式武器有何关系吗？叙利亚危机与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其他国家就圣战、打击叙利亚的异教徒及屠杀所谓的少数族裔发布的无知宗教教令有关系吗？

不可能一边谈论结束叙利亚境内外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和痛苦和该国的人道主义危机，一边保持缄默，无视一些国家继续允许其领土被用作恐怖分子进入叙利亚的基地和过境点。有些国家继续利用恐怖主义作为实施其本国政治议程的工具，此时不可能结束人道主义危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有些国家继续拒不相信只有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叙利亚人自己主导的叙利亚人之间的全国对话才能达成解决办法，就无法解决这场危机。恐怖团体的支持者致使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失败，并企图使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同样失败，最近甚至使德米斯图拉特使“冻结”阿勒颇市冲突的提议告吹，而叙利亚政府赞同这项提议，希望它将改善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国家一面声称渴望改善人道主义局势，一面又对叙利亚人民采取非法胁迫措施，这是言行一致的做法吗？这种改善局势的愿望与一些国家更愿意慷慨——非常慷慨地资助所谓的温和恐怖主义而不是资助目前仅获得为2015年所认捐资金的16%的人道主义应急计划的事实一致吗？

安理厅的一些同事坚持声称叙利亚政府正在围困一些地区，并阻止人道主义援助送达那里的平民手中。此类说法既天真，又误导视听。在所谓的

温和恐怖团体进入这些地区，将平民用作人体盾牌并扣押运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或阻碍运送行动之前，所述地区以前既安全又稳定，根本没有什么人道主义或非人道主义危机。后来，这些地区从内部而非从外部受到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在内的那些温和恐怖团体的围困。面对这一局势，叙利亚政府有必要根据其义务——如同任何负责任的政府的义务——保护其公民，打击恐怖团体，努力防止其发展壮大，进入其他安全有保障的平民区，从而防止它们在这些地区制造新的人道主义危机。

我们在这方面向安理会报告的内容具有可信性，其最好的证据是亚尔穆克难民营最近发生的事件，而这里的一些人谴责叙利亚政府围困该难民营。正是伊黎伊斯兰国在胜利阵线的帮助下得以冲入该难民营，怎么能说该难民营是遭到我国政府的围困呢？如果该难民营被叙利亚军队或政府围困，胜利阵线怎能进入营区呢？

在指责叙利亚政府围困亚尔穆克难民营的人当中，是否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是否有人能够向我们解释说明恐怖团体为何继续进出据称受到我国政府围困的那些地区，包括亚尔穆克难民营？是否有人能够向我们解释说明平民怎能从据说遭到围困的地区流离失所，这些人又如何能够找到离开这些地区的出路，在我国政府控制的地区寻求避难？如果叙利亚政府是炮击那些人员的当事方，那些人为何又在叙利亚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寻求避难，以逃避恐怖分子的暴行？

对于今天那些试图歪曲亚尔穆克局势并通过图谋妖魔化叙利亚政府的恶毒做法误导人民的人，我要向他们解释这些事实。在这场危机之前，也就是在2011年之前，亚尔穆克难民营有50万人，其中20万人是以色列进犯巴勒斯坦领土造成的巴勒斯坦难民，即被逐出故土的人；其余都是叙利亚公民。换句话说，亚尔穆克难民营的叙利亚人在数量上多于巴勒斯坦难民。难民营遭到恐怖分子突袭后，叙利亚政府帮助所有居民安全地离开那里。政府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和基本生活必需品。

保障亚尔穆克难民营50万人体面生计的是叙利亚政府，而不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阿莫斯女士。如今，难民营只有1 000人，而不是所宣称的18 000人。那里的居民中没有儿童或妇女，只有恐怖分子和一些男性公民，总计不到1 000人。在我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此时此刻，难民营如今就只有他们。

叙利亚收容了来自若干邻国的数百万难民。我不想点这些国家的名字，因为我们提供的不是慈善。我们从未利用我们兄弟的困境来进行经济或政治操纵。我们从未沿着我国的边境线建立难民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都承认此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国家似乎没有从叙利亚的这一宝贵经验中获益。相反，自这场危机开始以来，某些国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制造一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危机，以便将其用作施加政治压力和进行经济操纵并为其干涉议程做辩护的借口。

我已经提过，武装恐怖主义团体对安全社区的猛烈攻击迫使那些地区的居民离开家园，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或成为事先为他们准备的难民营中的难民。我预先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已有这一事实的证据，最新证据来自一位前任法国大使最近出版的一部名为《大中东风暴》的书。在书中，作者讲述了2009年访问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情形，在那里，他看到许多在建的营地。当他问为什么要建造营地时，有人告诉他，这是为叙利亚难民建的，他们以后会来到库尔德斯坦。当时，叙利亚还没发生危机，也没有什么阿拉伯之春。2009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寻求庇护和流离失所只发生在恐怖分子渗透的地区，伊德利卜和阿勒颇及若干其他城市就属于这种情况。帮助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解决导致他们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的原因，促使他们返回祖国。为此，必须认真、充分地执行第2170（2014）号、第2178（2014）号和第2199（2015）号决议。它还要求安全理事会某些强

大的理事国具有真正的政治意愿，向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施加压力，以便停止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武器、训练和后勤支援。将为应对计划认捐的资金花在帮助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祖国方面不是更好吗？

我谨再次重申，叙利亚政府致力于履行减轻其人民所承受人道主义负担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国家层面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将继续同联合国合作，并便利其执行任务。然而，这种合作并不是单行道；联合国必须遵守大会第46/182号决议所阐述的关于本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指导原则。它也必须与叙利亚政府配合和协调处理各种人道主义问题，而不是持怀疑、挑衅和批判态度，这种态度不会有结果。没有叙利亚政府的配合和提供便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不能成功地每月向约400万叙利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最后，我没听到对于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脱离接触区以色列与胜利阵线之间的关系有何评论或批评意见。我没听到对于土耳其与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有何评论或批评意见，尤其是鉴于，如我们的一位同事所提到的那样，大马士革杜马郊区最大的恐怖主义帮派之一的头目目前正对土耳其进行秘密访问，以与情报局会晤，以期在大马士革实施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行为。顺便说一句，这名男子要对用火箭炮和炮弹杀害大马士革几十名无辜的平民负责。

两天前，我没听到针对沙特在安理会本会议厅里傲慢无礼地威胁我国，其中包括该国统治者打算对我国实行其针对也门的同样的荒诞行为，有任何评论或批评意见——甚至安全理事会都没有对此发表言论（见S/PV. 7430）。我没有听到有人打断该大使的发言并告诉他已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我从未听到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讲起也门的桶式炸弹。为什么也门人应该被沙特的桶式炸弹炸死？为什么副秘书长对也门人被杀仍闭口不谈？我不是在进行比较，因为桶式炸弹不是军事术语。但

是，巡航导弹的确存在，这种炸弹能杀死成百上千的无辜平民。

同样重要的是，我谨提醒各位代表注意在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现任政府首脑）办公室发生的一则录音泄漏丑闻，当时有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和土耳其部队总参谋长在场。在录音中，他们讨论了一项计划，命令他们在叙利亚政府内的特工人员用迫击炮袭击苏莱曼·沙阿祠，以便为土耳其袭击叙利亚制造借口。另外，土耳其——以及一些邻国——在实施将纵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进入叙利亚定为刑事犯罪方面处于什么状态？是否有可能安理会对土耳其保持沉默是因为土耳其正在执行北约的政策？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萨拉姆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鉴于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叙利亚危机的人道主义状况和后果，我谨向受害者和失去亲人的家庭，尤其是向地中海翻船事故中为了给子女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遇难的人表示哀悼。

（以英语发言）

我们与安杰利娜·若利·皮特女士一样，希望在该区域与其交谈过的难民今天能够同我们在一起，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是，请允许我感谢所有情况通报者真正代表他们以令人信服方式作了发言。我们希望将根据在本会议厅里引起共鸣的信息迅速采取行动。

今年2月，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将近四周年之际，我在安理会发言（见S/PV.7394），对安理会仍未能促进实现有助于结束悲惨暴力循环的政治解决表示失望。此场危机席卷该国已连续四年，致使25万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摧毁了人类历史上许多最古老的城市中心，造成今后几代人的社会创伤。

两个月之后，我们又回到安理会，讨论相同的问题，没有任何结束危机的现实前景。而这场危机

看来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升级，蔓延到该国新的地区，影响到更多平民、包括耶尔穆克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此外，叙利亚危机直接和/或间接强化了该地区的教派和极端主义言论和暴力，使助长许多其他危机的多重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更加棘手复杂。

人道主义危机的影响继续扩大。今天，有760多万叙利亚人在境内流离失所；390万人在邻国沦为难民。黎巴嫩是该地区最小的国家，仅该国就收容了120多万已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更不用说我们无法统计的未登记难民——和35万巴勒斯坦难民，包括来自叙利亚的45 000名巴勒斯坦难民，这些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为了说明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口影响，我要引用欧洲联盟驻黎巴嫩代表团团长Angelina Eichhorst大使几天前发表的推文。她说：

“2013-2014年，欧洲联盟接纳了116263名叙利亚难民。难民署黎巴嫩办事处登记的难民人数超过100万，一个只有400分之一面积的小国接纳了10倍的人数。”

在黎巴嫩，这场危机的破坏性影响有损安全、发展、经济活动、社会进步和环境，让我们的社会服务、保健和教育系统、住房、水和环卫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不堪负担。贫穷增加了61%，失业人数增加一倍，当地居民的个人平均收入大幅降低。在这方面，我再次呼吁捐助界满足《黎巴嫩2015-2016年危机应对计划》中确认的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和发展需求。该计划是我国政府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伙伴协调制定的，并于2014年12月通过。

我们欢迎科威特上月领导主持了第三次帮助叙利亚难民国际认捐会议以及捐助界的慷慨捐助，不过我们注意到，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确定的执行区域和国家应急计划所需的84亿美元中，认捐数只有36亿美元。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并非所有认捐款项实际上都兑现。

我们认为，遗憾的是，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的狭窄渠道处理人道主义危机已被证明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动用更广泛的发展资金。我们呼吁捐助国、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机构向邻近国家，包括黎巴嫩和约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足够的发展援助，满足它们的需要，加强其复原力，减轻危机的影响。

最后，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引述阿莫斯女男爵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

“各国期待联合国行使道德权威。它们一再感到失望。它们希望有一个公正的国际体系，促进平等，捍卫易受伤害者和受压迫者，保护人权，并追究其成员的责任。在当今世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极其复杂，此种希望越来越难以实现，但并非没有可能。这是一项挑战，但是，只要有决心和承诺，我们就能克服”。

最后，今天的会议强烈并再次呼吁安理会访问该地区。约旦很久以前率先呼吁进行此种访问。黎巴嫩和土耳其随后支持这项呼吁。我们希望，在我们今天的审议之后以及在约旦担任主席的剩余日子里，你，主席女士，将成功地说服你的同事认识到这次访问的必要性和及时性，希望除了其政治利益之外，他们将怀着同情之心进行观察，并怀着人类之爱认真倾听。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切维克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邀请我们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还感谢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女士、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埃瑟琳·库桑女士、以及安杰利娜·若利·皮特特使，感谢他们不断推动结束叙利亚人的困境。

上个月，联合国各机构负责人发出强有力的呼吁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结束叙利亚的危机和痛苦？”令人震惊的叙利亚冲突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一些人在试图逃离暴力的时候，尝试走地中海路线，但是不幸丧生。

叙利亚局势每况愈下。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三项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准入和保护平民的决议。令人遗憾和沮丧的是，不遵守这些决议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这场危机为达伊沙这样的恐怖团体的窜升提供了沃土，并加深了该地区的教派裂痕。被当局围困的耶尔穆克难民营的严重局势，是痛苦加剧的最新例证之一。

如果没有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人道主义解决办法。真正的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因此，“怎样才能结束危机？”这一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里，即安全理事会。

由于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进展，数百万叙利亚人陷于冲突和需要救济的恶性循环。我们作为叙利亚的邻国，在这场人道主义灾难中首当其冲。从危机一开始，土耳其就把叙利亚人民，不论其族裔和宗教背景，作为其人道主义做法的核心。这一做法沿三个方向开展。

第一，我们奉行边界开发政策，遵守不驱回原则。170多万叙利亚人现在生活在土耳其。256 000多叙利亚人在25个收容所获得登记。土耳其政府满足了他们的所有需求。

第二，我们为居住在收容所以外城镇的叙利亚人提供协助。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向他们提供基本服务，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去年生效的临时保护条例加强了我们的人道主义响应，允许叙利亚人享有更多维持生计的权利。

第三，根据我们的国际义务并为了支持联合国行动，还通过紧邻边界的零点，向叙利亚北部地区



延伸运送人道主义救济物资。通过这种行动向叙利亚提供的援助总额达到近3.65亿美元。我们还继续与联合国合作，以促成联合国继续在叙利亚北部开展跨界人道主义行动。这场危机给土耳其带来的财政负担已超过56亿美元，而迄今我们收到的双边和多边捐助款项仅为3亿美元。

这场危机给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叙利亚各邻国带来的多方面影响正在增加，而暂居土耳其的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为数最多。必须承认的是，公平分担重负是国际社会的根本责任。人道主义和发展需求与国际社会捐助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在科威特会议和其它地方做出的认捐需要以及时和可持续的方式加以落实。创新的援助机制，如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土耳其实施的电子粮食卡系统急需得到国际支助。缩减资金仅用于与此类似的基本但却有效的联合国方案，增加了收容社区肩上的负担。如果连最基本的食品需求都无法得到资助，那么还有什么能得到资助？

满足叙利亚儿童的教育需求必须在我们的对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仅在土耳其就有55万叙利亚学龄儿童，其中35万人正等待国际社会提供入学支助。叙利亚的未来不能容许一代儿童迷失在暴力循环之中。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这项事业。

最后，必需加大行动力度，确保人道主义准入并保护平民免遭该国政权和“达伊沙”等恐怖团体罪行的影响。阿莫斯副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描述了实现该目标的各种方式和方法的例子，这应能开阔我们的眼界。

我们在安理会一再强调，对土耳其和本区域任何其它国家来说，当前的局势是不可持续的。联合国区域应对计划的有效性将取决于资金到位的程度。不应该让叙利亚人和叙利亚邻国独自应对这场人道主义悲剧，因为这需要包括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国际社会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必须包括满足被迫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的需

求，增强收容社区的应对能力，以及加大重新安置的力度。

我特别否认叙利亚政权的无端指责。正如各位通报人和其他人今天再次确认的那样，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人民。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人正为了生存和自己的未来奋起抗争。安理会各成员和所有行为体应铭记，只有处理问题的根源，即该国政权暴力镇压叙利亚人民的民主愿望，当前叙利亚境内的暴行和人道主义灾难才能得到解决。

该国政权为了长期把持权力，继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与措施，使用各种武力与暴力，无论是化学武器、桶装炸弹、弹道导弹、定点谋杀、系统性虐待还是酷刑。国际社会应该不再拖延地对该国政权施加更大压力，以便为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只有根据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在叙利亚人民合法要求与愿望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政治转型，这种政治解决才能得以实现。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请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很抱歉，我要再次发言。谈论由谁来领导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的选择，与任何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关，正如任何人都无权谈论土耳其人民或者联合国会员国任何一国人民的选择一样。看来，土耳其政府并不明白、也不会明白这项原则。我不会向安理会讲述土耳其政府多次参与我国境内所犯下和仍在继续犯下罪行的情况，其中一些已出现在安理会的文件中。

刚才，我举例提出了一个恐怖团体、一个与达伊沙和人民胜利阵线有关的塔克菲里团体的头目，此人现在在土耳其。他在与土耳其情报部门协调，计划再次激化大马士革的局势。这只是一个例子。尽管如此，最具破坏性的例子是土耳其政权参与了两年前在阿勒颇省汗阿萨尔地区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当我们请求秘书长协助调查汗阿萨尔地区使用化学武器事件并查明使用这些武器的责任人时，他

仅对我们请求的第一部分作出答复，声称他将协助我们确定是否在汗阿萨尔地区使用了化学武器，但是他无法协助我们查明是谁使用了化学武器。这是秘书长与安理会一些有影响的国家进行磋商之后告诉我们的。

但是，现在我们手中握有证据：是土耳其容许这些武器从其国内走私出境的。土耳其海关的高级官员因为违反土耳其总统的指令，拦截和检查一辆装满武器的卡车而被解职。审判工作一直在土耳其境内进行，媒体正在进行讨论。土耳其政权一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在这个合法的论坛上使用“政权”一词，我将称之为土耳其政府，而不是土耳其政权一不遗余力地挖叙利亚人民的墙角。它在危机发生前就为叙利亚人修建了难民营，这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情况一样。它使用了化学武器，却指责叙利亚军队这样做，为的是煽动奥巴马总统对叙利亚发动袭击。这也是法国人的所作所为。

有一本重要的书籍，每个人都应该读一下。巴黎也出版了这本书，书名为《大马士革之路》，作者为Georges Malbrunot和Christian Chesnot。他们在书中证明，法国外长参与了2012年8月份在大马士革附近姑塔地区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当时塞爾斯特羅姆先生正前往汗阿薩爾調查那里使用化学武

器的事件。塞爾斯特羅姆先生无法访问汗阿萨尔地区，迄今情况依然如此。我们仍然不知道汗阿萨尔地区发生了什么。现在土耳其大使却在这里天花乱坠地说，他想帮助叙利亚人民。难道他就这样帮助叙利亚人民？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土耳其代表请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切维克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非常简短。我不想用这些无端指责来占用安理会的宝贵时间。但是，我想谈三点意见。

第一，关于人民胜利阵线和达伊沙，这两个组织从2013年起就被列入土耳其的恐怖主义名单。土耳其的反恐记录是世人皆知的。

关于叙利亚政权提出的指控，我谨指出，桶装炸弹正在叙利亚各地使用，尽管该政权矢口否认这一点。

最后，我谨提请整个国际社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众所周知，阿卜杜拉·奥贾兰曾在叙利亚境内呆了多年，直至1998年。就窝藏恐怖分子而言，我认为全世界都已看清事实。

下午1点50分散会。